



物理小識

二

洋学文庫
文庫 8
C 124
2





物理小識卷之二

陸侯氏藏書

宇田川藏書

陸侯氏藏書

宓山愚者智集

宛平于藻慧男父重訂

風雷雨暘類

風微○陸機要覽列子云。立春歸八荒。立秋遊乎風穴。風至則艸木搖落。謂之離合風。古呼風之術。有之。狀列子御風。亦是寓言。括地志云。龍兌脫音有四風穴。洞之深而通氣者。類能生風。不足奇也。凡虛谷回峽而曲者。吹裂笛直聲。則風起。長嘯之理。即與此近。余遊雁宕。大龍湫壁下。老僧云。羣拍掌呼風。則風起。果狀。按風術。墨子云。以丁卯石或

宇田川藏書

乙卯日燒三雉羽揚其灰風立至若立止則又燒黑狗皮揚灰風即起萬畢曰焚雉羽可以致風狼糞為烽燧大風不折江狹入火藥逆風不回駝知風與獵毋事別見陸游

曰嶺表有瘴母起時園黑久而漸廣所謂孟婆颶母也按

說文颶當作颶唐有颶海道可證太西曰太平海無颶風滿加刺則無颶

凡風之暴烈乃峰島土竅激氣而發者也王柏云抱地旋

轉而為風此論其概耳暄曰凡動即生風張扇之鼓爐也人行長巷衣何以動乎陰陽相驅

即有動氣連房密室中坐二門間則冷氣襲人此與拍掌吹笛可以類推

風行遠近○大塊噫氣為風狀孰為之噫王柏曰陽迫陰

而出耳春風上升秋風下降夏風橫行冬風著土而吼穴

此以四時論行恣也夫春期何嘗不靡艸秋月何嘗不飛

箏乎風之高者其來遠風之下者其來近此以高下論遠

近也夫豈無一時而高下竝至者乎鳴葉者十里鳴條者

百里搖大枝者五百里仆大木者千里折大木者五千里

此又以大小論遠近也夫搖枝折木亦視陽夾陰之甚不

甚發之暴不暴耳狂飈乍起曰風頭豈無近者急而遠者

緩乎惟以時之久暫計遠近者為僅得之暄曰風一日者

萬里二日夕天下半之三曰三夕天下盡風狀風之行亦有遲疾微風飄忽豈無日夕止百十里者乎暄嘗于明即

午炊得小北風。遠夜及新豐。則一晚之間。僅四五十里耳。
中履曰。驗風送帆。已費風之力矣。朱子曰。勁風旋轉。不停。以天行之疾言之。風亦有至疾者。何如天行之速耶。彼不疾而速者。又何物耶。氣疑為水。而下流。與氣聚而鶩之。為風。自在差別中矣。

南北風寒溫之異。○問千里不同風。吹噫一也。何以南風溫。北風寒。天學曰。風屬于火。日為君火。地發燥熱。橫被直。驚從日而嘘。則為南風。君火之氣。與風俱舒。故溫從日而吸。則為北風。君火既縮。而又吸動地面。飄揚之氣。故寒。試觀人口。噓氣則唇溫。吸氣則唇冷。理可類推。中國所處。日常在南。是以有噓吸之異。又問東風溫潤。西風高燥。何也。

曰海氣在東。故溫潤。山氣在西。故高燥。又日以東方為來氣。以西為去氣。斯其所以異也。愚者曰。東生西殺。南溫北寒。此常理耳。
嗑曰。火炎則吸。如閉火于瓶。加于人處。而不嗑之。則煖。吹之。則寒。同一嗑耳。近之則煖。遠之則寒。日在南。故風從南來者恒煖。風從北來者恒寒。非有噓吸之異也。

雨徵 ○熊公曰。竈突發煙。平遠望之。亭亭直上。晴之候也。蜿蜒而起。如欲上而不得者。雨徵也。蓋雲將成。雨。空中氣行。皆成濕性。煙為濕礙。不得上升。故至宛曲。將雨礎潤。將雨燈爆。理可同觀。朝日出。光黯淡。色倉白者。雨徵也。日出

蒼

勿里

卷之二

三

時雲多破漏日允散射者雨徵也密雲四布牛羊齧州如
 常者不雨若啖食匆遽似求速飽雨徵也蠅蚋蚤虫匆遽
 啞食雨徵也蝦蟆之屬倉皇飛驚雨徵也穴處之蟲羣出
 于外雨徵也朔日至上弦視月兩角近日一角稍稍豐滿
 雨徵也日暈白主晴赤主風色如鉛者雨徵也潛老夫曰
 古人舉之矣京房易飛候曰晦朔弦望雲漢四塞當雨雲
 如水牛黑羣羊飛鳥五日雨北斗獨雲必雨如兩人提鼓
 持棒為暴雨諺云月暈風日暈雨東轡晴西轡雨下垂地
 曰白日幢烏洞返場主晴允日生兩耳斷風截雨日落脂

脂紅無雨亦有風日落雲裏走雨在夜半後月弓多風偃
 瓦自下河作堰女作橋合羅陣風雨飄魚鱗不雨亦風顛
 冬斑卻是護霜天皆是實徵非數占之例暄日月生齒星
 芒角滿天星搖
 動天晦若低小星白如欲墜燈燈封商舞魚浮水面池
 塘綠勃琴聲不清鼓音不亮日酷無風背心獨熱皆雨徵
 蓋雨者濕氣之行故屬濕之像皆應之而日酷背熱則又
 水生于火變濕之兆也有日雲如車蓋十餘乃陽火之氣
 必喝而落氣如煙或青或黑或黃亦陽火之氣也雲如魚
 鱗各日老鯉斑者必晴干晴候五更忽雨日必晴雨候清
 晨日出必復雨惟先雲而日漸出者晴乃準也中德曰
 月令廣義正月首十二日每且以瓦瓶秤水重則雨多輕
 則雨少蓋水有潮候月有變遷此亦難決也中通曰當以
 冬至後數九秤而決之中履曰雲掩北斗口有雨此以
 北陰占之凡所云南耳晴北耳雨南閃千年北閃眼前雲
 往東雨無踪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水漲潭雲往北好曬

麥皆以西南東北為斷狀又冬夏不同南北之地亦不同如自楚入豫春東北風亦不雨江南北先雷風則不雨桂林每雨必先起風黔多雨滇多西南風其類未可執一各自有說。

雨異○史載雨粟博物志南陽小都雨穀如麥粟味苦大者如米豆黃赤味如麥食之除心氣患此它處吹來者其載兩肉如肋或載兩血則似之而實非也楮記室口至治元年雨鐵則雷楔隕石之類耳天啟癸亥智隨家君都門晝晦雨血以著衣而色赭也。

祈雨古法○董子言土龍祈雨之事王彥威驗李玘以白蛇醫二癘青衣小兒擊癘致雨之事舊說有泥楓人而環

呼蜥蜴者此也成式曰蜴與蛇私為親家智按異物志曰

魚躍蜥蜴從艸中下共浮水上而交蓋與龍通氣也蛇背傷蜥蜴輒啣艸傅之或以口所含含毒療之故號蛇醫一說純黃

色潛山下九井旱殺犬投其中遂大雨暗曰潭中有龍處通曰或取卽且燕蛙膏血茵艸而投潭中必大風雨溢潭而後已一日龍淵投虎骨龍卽起

雷說○陽在內而欲出故聲朱隱老注邵子書言八種雷本艸載霹歷楔治驚失心殺螭止洩置箱辟蛙陳蕪紹得雷鎚重九斤宋沈括于震木下得雷楔似斧而無孔鬼神幽微不可究極愚者曰此亦通理因而曰皆心也皆鬼神

也亦冒通耳。質測家曰火挾土氣而上急迫之際火然而
 上附天土成澤而下星隕為石亦非星也。時珍言龍口有
 火炆皆非火也。燥鬱而氣旋則為閃炆。高峰視其下雷雨
 如漚發非明徵耶。燒樹及物陽從直起觸之則焚焚則有
 焦焦則如墨耳。雷書劉恂以蠶石當之。李肇言雷川多雷
 秋則伏蟄人掘地食之妄矣。此自雷州近陽土中生物如
 封之類。暗曰雷乃太陽之氣并干雲中為陰氣所束陽氣
 而觸之者碎以其陽氣故春生秋滅北方寒有無雷之國
 南方熱有無日不雷之境也。或云雷有如鳥如豕如候諸
 異相能殺人。此乃陽氣所生之物乘陽而出故渾身屬火
 猶水中生鯨鱉能殺人。人亦得以制之耳。有時夾于樹中

鋸而後投有時入于入室不能遽出。有時伏地如蟻掘之
 可食楊道和鉏折其肱趙陔將與之相格雷州民揮刀踏
 之血流于地服正遇之魚佩瑜次之羽牛石之艸皆得以
 卻之遺榘如斧。固煙與火土結成者也。觸人作室則煙暈
 汗流黑晰相間者也。曾見三丈之內發無彈之藥銃中人
 人為火氣衝仆其面黑汗成文不可推耶。至于附氣靈應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茲且窮質測耳。

電○史載電毀瓦如拳如雞卵三出成獸。徐鉉稽神錄言
 電與樓等嘉靖戊戌吳城電開眼西山電如斗天啓甲子
 電如人眼。凡電治狂熱正醬味狀無病吞之則疫。元炆元
 年七月電董仲舒答鮑敞曰電陰脅陽也。氣上薄為雨下
 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電其炆也。二

氣初蒸攢聚相合。風多合速。雨大而踈。風多合遲。雨細而密。寒月則雨凝于上體。因風相襲成雪。寒有高下。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霰之流也。故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不孤立耶。董曰。所資一氣也。猶一鼎水。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無陽。加水。水熱。則更陽矣。葦蔭歿于夏。欵冬華于寒。水有溫泉。火有涼燄。陰非無陽。陽非無陰也。曰冬雨煖。夏雨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多上躋。故人得其煖而上蒸成雪。夏氣多煖。陰氣自下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

愚者曰。漢初董子早精此理。故載之。今以三際質測急切。成就抱氣在中。故雹常具竅。

霜雪。○霜前冷者。陰氣在先。露遇陰逼而為霜。故先冷也。雪後寒者。陽氣在先。水逼陽歿而成雪。故後寒也。雪花六

出者。圓一圍。六同體相依。直轉即離。平轉即合。此亦空中

旋氣使狀也。

露為夜候之常。故空冷而成霜。先煖而起。同雲變北風而成雪。春五出。以煖而稍化耳。

天漢。○以遠鏡細測天漢。皆細星。如郎位鬼尸之類。靈憲

注曰。水精為天河。謂星為水之精也。周易時論曰。河漢同坤艮之維。今按之。周輪金魚海島與井參之間。箕尾之間。

相接矣。黃帝素問以戊巳望黔天之氣，而表五運。蓋其指也。微哉。

凍成花鳥艸木之形。嘗見紀載河凍有魚龍花艸形。或在屋瓦上有之。類以為祥異。格致艸曰：崇禎壬申臘月，余樓簷瓦凍為花艸獅鳳之形。歎曰：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是凍亦偶狀合之。如雨豈雨麥，偶象豈麥耳。松蟲之毛象松，柑蟲之色象柑。濕熱所蒸，填刻漫山布嶺。耳目口鼻腸胃畢具。可以通觀。又如落星為石象狗首，偃日天狗不知是火吸土氣，或至火際。一經鎔練，如陶土成甃。故初

落熱不可摩。又見星石久藏變小，亦緣火初煉土急切成質。苞合有氣，久則氣消而質自斂。電竅亦狀雪霜霧露之後，微風飄漾，往往成紋耳。愚曰：充氣與形象互成。既有形象，必有所肖。何足恠乎。暄日廣昌劉季尖。丁丑春雪凌數日殿門貼梅花。瓦栗蓮花。野老曰：豐兆也。蓋雪凍則土堅，蝗絕而芒種時有雨耳。

虹霓。○老父為南壘，鄉時夜無月而見斜暈如虹。范質公大司馬問其故。老父曰：天地體圓，日充又圓，故几暈充無不圓者。特斜見于地上，則橋起半規耳。陸農師嘆曰：徵之是也。夜見者空中別迸火炎，如春秋恒星不見之類。其炎

穿地則為五色暈矣。范公問其占曰：以端幾類應而言為陰勝陽，或曰：滌徵何也？曰：因古有虹為滌氣之說也。方士于東海見虹處掘地得紅蟲為媚藥，亦取其類應耳。

彗○滿空皆火，近天極熱如密中無允，投物則發允耳。此皆地氣遊上帶物入此熱際而火允遊射，其久者氣結厚大，隨輪天轉，去地尚近，非列宿之天也。古為掃舊布新，亦以類應言也。大風雨則解，萬曆戊午彗射紫微，謂之蚩尤旗。舊說天使、天暉、天雁、天保、祥也。地鷹、梁星、營頭、天狗、妖也。爾雅曰：狗約質測之皆空中火遊，大則芒彗耳。黑子○日中黑子，蓋恆有之，或見或不見。太白有二黑子。

填星有四黑子，旋轉其上，其暈而為黑子者，則允所盪也。其以占言者，亦以人心觸幾而以時日斷也。左藏一言于夕陽時見滿天黑子，回首向池中觀之最明，飛動不一。踰數刻而散。中通曰：金水二星附日為輪，正在日下則為黑子，其大小相屬則允暈盪出者也。滿天黑子乃陽允忽微，其星現為黑影入水氣盪故飛動不定耳。

已疾諸火○灸艾火者宜用陽燧火珠，承日取太陽真火。其次則鑽槐取火為良，若急卒難備，即用真麻油燈，或蠟燭火，以艾莖燒點灸瘡，不痛金石之火，列于艸木之火是矣。八木者松火難瘥，柏火傷神多汗，桑火傷肌肉，柘火傷

气脉。聚火傷肉吐血。燭火傷營衛經絡。榆火傷骨。矢志竹
 火傷筋。損目也。梁書載武帝時有沙門從北齊賣赤火來
 其火赤于常火而小云以療疾。貴賤爭取之。灸至七炷多
 得其驗。吳興楊道慶虛疾二十年。灸之即瘥。咸稱聖火。外
 紀云。納波里有火山百洞。火洞皆以療疾。

灰性之火。○炭者火閉氣而灰者也。無生性。故堊用之。焯
 炭灰斷蟻路。可驗也。冬夏二至前。以土炭垂兩端。陰氣至
 則土重。陽氣至則炭重。收茶于瓶。焯炭置上。濕氣不入。墨
 膠。硯滑。焯炭可以磨之。本艸培炙用焯炭者。取易息而力

和也。觀礁之毒。可知火各有性。鏡源曰。麩炭啞肺。而釜底

煤能消火。暄日。釜底煤能收暑熱。猶油餅能食油膩。油膩
 出于餅。見油膩則收。以其枯也。煤為火之窟宅。見火則收。以其灰也。浮炭亦狀彼附子。參芪過炮。無補有
 損。亦可知矣。中履曰。煎油鍋。有時忽歇。若入滴水。與投
 菜物。則其焰愈張。惟以鍋蓋蓋之。則息。亦閉火之理也。

貯火油與滅火法。○宋康譽之昨夢錄曰。高麗之東。出猛
 火油。盛夏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則為火。惟真
 琉璃器可貯之。西北防城庫。掘池蓄猛火油。不閱月。池土
 皆赤黃。又別為池。而徙焉。潛神曰。南番泥油。水不能滅。乾
 泥。龜灰可撲。四川井油。見水愈熾。周顯德中。越裳獻猛火

油三佛齊獻火油皆同一類。愚者曰：水中生火，所以水不能滅。惟細土可以熄之。物理所曰：火發房屋，可投雞鴨卵及大泥團，石碑扁撲之亦止。其畜水激輪飛注者，上也。種鳳尾蕉，辟火。愚者見屋焚蕉枯者多矣。種成高大可殺火勢。亦火龜山雞禳火義耶。火蕉受火釘理收火氣耳。燒原則傷隆慶張社。投碑息火。

石竹火。○破石以鋼鏟刮之，則火星出。紙煤承之，即燃。取火于竹，以乾竹破之，布紙灰而竹瓦覆上。竹穿一孔，更以竹刀往來切其孔上，三四回，煙起矣。十餘回，火落孔中，紙灰已紅。石穴裂竹火，易取常用，無毒。

續火。○杉炭麻楷艸紙易燃。雷火則棗蠟類也。馬觀載暹羅有打魔香，乃樹脂，遇火即燃。以塗舟，水不能入。外紀：渤泥在赤道下，片腦極佳，以之燃火，雖沉水中，其火不滅。直焚至盡。

火異。○青布衣、大紅西洋布及人身之衣，氣盛者皆能出火。都邛三餘贅筆曰：吳綾出火，工家多以脂發，令人服之，手摩蒸鬱，宜發火也。劉乾監居庸艸場，火從中起，以前積時，冬有泥雪堆壘蒸鬱，故發火。老樹出煙，以至雷火，依之而起者，亦以根枯，氣逼陽氣從下至也。晉惠羊后出火，女

子積思發火焚身。則人身心有火。鯉魚石首魚樟腦癘髓能水中出火。石灰油紙釀酒皆有出火之理。唐西域所貢火玉。卽登真隱訣云。江州高安縣之焮石也。以水澆之。並可燒香。以鼎炊物。可熟置之。則冷。蕪頌曰。密州九仙山有火玉。擊之內有火。南中志。母歛縣有剛火。又古石山有石。鑛火。燒之成流。支鐵甚剛。孫水入馬湖。處有絮石。火燒成剛鐵。又一種也。阿耆婆池在泥婆國。吐蕃西。其池周二十餘步。以物投之。卽生煙燄。縣釜炊之。須臾卽滅。塘煨池在遼東北。有太宗烽火臺。五里間有火穴。名塘煨池。夜明如

晝。或有物去池三十步。無巨細。入池中。物類志引作煨塘池。按藏經言火城中。塘煨可證當時語。格落蘭得之地多火。砌甃石而居之。仍作溝以通火熱物。卽蜀中火井可證也。雷火所及。金石銷鎔。而漆器不壞。王虛舟物理所曰。雷火焚砒石。佛火焚金鏡。于他物無損。存中曰。雷火鎔寶劍而銷不斷。莊綽守南雄。犬雷破樹。而福惠寺普賢像亦裂。獅子金飾與像面悉消釋。而其餘采色如故。臆曰。可知無物不有。火性觸之。摩之。積之。而發。狀陽火。尅陰。陰火尅陽。類有不同耳。中履曰。唐劉餗曰。江寧有晉長明燈。青而不熱。則寒火類矣。正與赤火對。燒酒染青衣。可黠之。以送客。而衣無傷。

陰火潛熾。○徐兢記自四胡之高麗黑洋夜火燿燿。李元陽記西洱谷夜起風水面火高數丈。河水鹹。自分水崖下。河魚不入。與海同故也。曾弗人曰。呂宋客言。船上夜以淡水茶潑海。則見火起。小西洋一處。海火夜盛。持器汲起。滿器皆火。充滴入掌中。充亦瑩狀可玩。

野火塔堯。○格致艸載。西言火在地上。而物則明。春夏之夜多野火。人稱爲鬼燐。而從溪山大谷見者。曰佛燈。聖燈。云。夫野血化爲燐。腐艸化爲螢。具以氣質滲漉土上。爲風雨日露所滋。照其質。雖化其氣。尙在。故或爲螢。或爲燐。春

夏間地氣上升。火隨地出。朕得風日疏散。使其上歸。晶室下歸地中。則不作充怪。惟久雨乍晴。上下皆有冷氣。致火不能散。去。橫驚地上。偶逢膏膩之氣。則熾而成充。或牛馬人畜血濺之處。膏膩稍重。充遂轉大。一等鬼火。談幽數點。聯珠。人逐之。則退。人去。又復依人者。理亦膩氣所致。體質輕微。人行衣衫動處。皆有微風逐之。則風噓。故退。反則風吸。故復依人。一等在墳墓上出入。又或在荒壇冷廟。遞相傳走。蓋墳墓有尸氣之膏膩。壇廟有燈燭牲血之膏膩也。至于地火燒禾。更當觸類。此必久雨乍晴。當夏而冷。乃有

之田面既有濕氣。又有陰冷氣在空中。當夏火氣不能疏越。逼入禾苗。如腐艸延燒。農家急放田水。令乾。乃可免。蓋水乾則下面冷氣減。火氣疏越。不至燒禾。葉理也。故軍中刀鎗上火。起其理亦與野血同。又曰塔放炷者。地中真火以上騰為本性。而壅闕和合于土上。故蒸為溫氣。發育萬物。風雷雲雨霜電虹霓。無之而非是者。上騰之性。每依直物而起。偶此塔有蘊膩凝滯之氣。相觸則附麗發炷。與野燐同理。試觀乎雷。亦火也。每依牆杆棟椽。有披擊出聲。而上者可觸類也。王虛舟物理所曰。峨眉五臺佛燈。偶飛近

人。手搏之。皆樹葉。非其證乎。佛充滿于法界。謂之佛燈。固

宜。人身有炷。特不概見。其異者。亦有壩上龍文五采之類。

彼菩薩佛像頭上。每作一圓炷。非無故也。石首魚。山人杖

白茅根。桃膠。皆夜或放炷。暗曰。太陽之氣。為濕所鬱。則生

之。附于水。海滌。江湖田澤。生之。附于物。朽木腐艸。炎虫生。聚或散。與雷火同理。不必脂膏血濺也。若必脂血。則廬杭之野。燈常萬炬。海中以杖擊之。其炷燦然。臨邛火井。及薄火洲。萬年如是。何故也哉。

空中取火。恣爾雅艾冰臺。郭注。邢疏。未嘗言取火之事。

陸農師。乃引博物志云。削冰令圓。舉而向日。以艾承其影。

則得火。故名冰臺。敝座師楊用賓曰。凹者炷交在前。凸者

炅交在後。狀則琉璃有火齊之名。亦以其炅取火也。若以燒料作火圓珠。以紙艾等承其後。即可得火。西齊里亞有巧師。名幾墨得。曾鑄巨鏡。以燧取而煇艘。中通曰。火本無形。籍物發炅。或兩物相擊而出。或兩炅相照而生。無處非火。但不見耳。如鐵擊石。竹擊木。舟擊水。皆有火出。物透明者。毋論水晶琉璃琥珀。陽燧冰臺。凡物圓形。皆能取火。日射物中。物中必有一日。日本圓體。遇圓物則炅聚。內外相照。炅必相交。回交于前。凸交于後。故于交際得火也。

改火。○王劭曰。炭柴草木。煎煮氣別。則改火去疾可推。唐重寒食。司燿法存。春以乾榆鑽乾柳。四時一例。魏子才醫痰有驗。吾桐趙公鉞曰。勞薪可識。青赤分殊。何為不信。

地類

陽氣生地脉。○多埋石硫者。其地煖。泓禪師告張說。造地法可類推之。愚者曰。地中火氣。行遇濕凝石。即成地脉物。惡冷而向煖。屋北有高牆。則人煖而氣旺。氣旺則外不受侵。以雄黃椒封壁。足以遠濕。乘生氣。審藏聚。即此意。因而嘆曰。生我之骨月。能蔭後世子孫。人信之矣。狀則此心。陽明之神。能自蔭其後世。何反不信耶。暄日。堊家棺多置硫。則氣煖。骸久。蟲蟻不生。屋北牆煖。在赤道之北。則狀若病疫傷暑。又當穴牖矣。水患說。○人以水生。以火死。蓋以水火交而生。以水火濟

而養以水下流火上炎而歿也。天地開時初有水荒。天地壞時火急生風而吹壞矣。一元中之一會其始亦有水厄。太西言洪水時亞你墨尼亞為甚。猛雨四旬地面全沒。止遺諾^人克數人。考其時當帝嚳之八年壬辰云。中國洪水在堯時。是一徵也。林孟鳴考堯時水患有十七年。揭靜叔攷有一百五十八年。引竹書堯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年命崇伯鯀治河。六十九年黜鯀。七十年錫虞舜之命。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八十六年司空入觀。是則先用共工治水。次用鯀。皆以堤水無功而導之成功者。實終于舜攝

之己巳歲也。舜歷試後乃使治河。書所謂納于大麓。孟子所謂舉舜而敷治焉。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帝行不迷。蘓氏曰。洪水為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正。與尚書孟氏之言合。而孔叢桓譚乃改大麓為大錄。張萱以為壇會諸侯。徒爾紛紛。不知舜實治水也。益烈山澤。水氣盛。火氣微。故用烈。刊水。僂相視。亦用烈。國語共工從孫曰岳。從禹。疏用導滯。史記殷世家契長。佐治水有功。狀則禹之治水。益佐之。岳與契又佐之矣。國語太子晉云。共工墮高堙。以禍天下。皇天弗福。共工用滅。有崇伯鯀。稱遂

其工之過。堯用廙之羽山。虞書曰。靜言容違。象恭滔天。言水不治也。愚者曰。古時水患甚久。當營巢時。亦有甚不甚。史書頗簡。今合觀之。瞭然矣。治水之法。隄遏最下。導之爲上。孔子贊禹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溝洫卽治水之上策也。何待賈讓畫三說耶。張江陵居正在政府。集門下談治河。刊曹商爲正。獨無言。公問之。商曰。河不可治。江陵默然以爲得。遂遷御史。愚者笑曰。關竝謂禹治水時。空平原東。絕以爲積滯。以入東北海。其勢易。馮遂欲濬也。氏賈讓欲徙冀民。皆因而導之之意也。狀有說焉。以安堵之。郡邑讓河。今可行乎。人各護其土著。誰肯無事而徙其田宅耶。是與羊謀其羞。神禹所不能行也。縣官歲費數百萬。徒潰中飽。不如已之聽其決後。乃下哀惻之詔。爲之移措安置。當委之河者。竟委之。苟分浸淀者。苟分之。豈不永遠安瀾乎哉。是在明君哲相。不言而默運耳。

水忽清忽變。○菽園曰。渝水明耀。浮沕上燭。次早視之。宛如豆汁。踰三日始澄。清則火氣忽從此騰出。如將雨而池面變也。黃河之忽清。或以爲有神物澄之。其實乃地中之清泉。漢出而清也。建炎已丑。清波門竹園湧血成池。乃水

濁赤似血耳論其理亦熱蒸所致火氣溽發如麩之漚紅也。

弱水歿海○弱水不載物乃氣下旋急吸也歿海不受物以汗厚上衝氣急也外紀曰度爾格內有國曰亞刺比亞有一海長四百里水鹹性凝不生波浪常湧大塊如松脂不能沉物不生水族名曰歿海。

地生毛○齊世家謠曰視地上生毛晉志咸康初年及太元二年十四年地皆生毛京房孫盛皆曰人勞也宋紹興三年八月浙右地震生白毛韌不可斷王振之時紹興府

山移平地地動白毛遍生此乃地中之氣因埤衝破故陰濕生芒如毛其韌者其氣蒸急而堅也如菌之出有脆者有堅如芝者。

水行游勢○習坎言游至佛言滴滴相續而成水浸在下流狀有江漢漲浸月餘而金陵淮吳不浸者可知其游矣至于流迅而激引之則水不自知其上下惟其閉于筒內而有出路耳閉于地中吸上山頂更何疑焉。暄日物空浮疾水湧水遲故外浮者恒倍于內中流者恒迅于邊流行之水力于停貯之水湍激之水力于流行之水。

水鬪水立水斷地湧色變之異○左傳魯襄公時洛穀鬪

紹興中。出水直行平地數尺。程氏井溢二水相鬪。徐禎卿
 異林云。弘治戊午。蘓杭湖池水。忽騰沸高三尺。久乃復。張
 元長言東西洞庭相鬪。氣湧水波。千里喊沸。而濱湖一館
 中硯池亦應之。其水陡狀立起。楊大權言萬曆壬午七月。
 大風雨。楊扇湖水東吼。壁立如城垣。湖西頓涸。居人亂走。
 其上得古器古錢甚多。久之風止。湖水汨汨而下。無倒瀉
 狀。愚者曰。老父記萬曆戊午。馬湖青羊二江合湧。逆上岷
 江水。立數十丈。周勒卣言。花甕水溢。其井亦溢。蓋氣起相
 應也。金罍子言正德壬申。海溢城邑。水湧二丈。歐宗衡曰。萬曆丙辰。端午。額河驟漲。千里城舍淹沒。魏冰叔言。

寧都蓮山頂佛座下有泉眼。雷雨則溢出。甘健。三言南豐
 軍山頂泉溢為歲祥。方中德曰。京房言井溢道人。耿恭
 得泉為忠感。朕泉溢出。乃常理也。交桂水下。肇慶常浸。已
 丑五月。金陵以下海嘯。水湧十餘日。若蛟起。壞村舍。夏不
 足異矣。戴移孝云。楊子江曾斷流一時許。沈天士云。甲午年。寡孀磯下有渡船。過江見江中心乾。到底欠而後合。中通日此。或江驅洲沙擁起。繼則推去耳。暄日。水乃陰類。故月臨潮起。適有陰氣。與月類者。聚而蓋水上。則水湧立聚。而居二水中。則水交馳。相遇即鬪。氣抱迴環。則立如城垣。氣從地內鬱發。則水自湧起。氣從江心衝出。則水或斷。或分。第氣有陰陽。攝者陰。而衝者陽耳。壬寅七月。新城鄉。忽從地湧出。崩山凡數十里。紅黃如脂。公刻言。癸卯九月。江漢火漲。自楚達金陵。始至色黑。如醬。浸三旬退。

潮汐。○山海經以潮汐為海鱗之出入。藏經以為神龍之
 變化。葛洪以為天河激湧。金樓子以為鯨謬矣。博物志云。

潮繫日月。若鼎之沸。元耿伯宣謂方儀之運。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皆臆言之也。至元吳彥壽答起崖書。謂月與水陰類相應。張封演曰。月周天而潮應。古洲曰。朔後三日。明出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于大寒。極陰而凝。弱于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即潮汛也。每月十三二十七日。曰水起。是爲大汛。各七日。初五二十日日下岸。是爲小汛。亦各七日。久晴雖大汛亦不長。凡潮生則水長。但期至有遠近。鎮江至大海五百里。十八日辰時潮至。浙江至海三百里。則十八日丑時至。潮之大小隨月。月高潮小。月低潮大。瓊館志。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繫月之盛衰。明州潮。月加子午則長。朱子曰。余襄公言。潮汐甚詳。王清臣揮塵錄曰。浙海門有赭山。龕山。溢于沙潭。故猛而爲濤。非徒狹也。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徐明叔傳墨卿高麗錄。與姚寬耐得齋就日錄。皆主元氣呼吸之說。但謂地浮水上則陋矣。朱隱老言。月麗卯酉。則潮應乎東西。月麗子午。則應乎南

北采珠者入海底間遇潮則水湧而下虛焉潮高十丈下所虛亦十丈以水則虛以氣則實采珠者中其氣輒病地之喘息寓息于風生氣也寓潮于水歿氣也泰西日月爲陰精與水同物凡濕潤陰寒皆月主之旣爲同物勢當相就如呼吸狀潮長之時江河以及盆盎無處不長長則氣入水爲之輕潮降氣出水復故重今人以甕盛水每日權之輕重不等亦此故耳獨小水之處升降甚微人所不覺也水族之物皆望盈晦縮故月虛而魚腦減月滿而蛤蚌實也艸木資潤無不應月月滿氣滋月虛氣燥故上弦以

後下弦以前不宜伐竹木爲材易蠹生氣在中也張僧鑿潯陽記雞籠山湧泉如潮朔望尤大番禺雜記早潮下晚潮上兩水相合曰沓潮而潮亦有異者暖姝由筆曰廣東海一潮韶州有雌雄泉兩潮柘州昔相嶺西麓下有潮井廣百畝一日三湧三落張佳胤記滇大華山泉曰聖泉一名海眼應子午卯酉而潮曰三潮者夜不見也外紀尼歐白亞海潮一日七次玄中記貴州城外有漏洩一日百盈百洩應刻漏或云五十盈五十洩安寧州有潮泉一日三溢三蘄連州水下流有斟泉一日十溢十洩尤異者輿地

志移風縣有湖鷄鳴長且清如吹角每陽應潮至虔州濂
 泉旁數里有泉日三潮崇禎後不復至楊穆西野雜記錢
 塘江隣海口有子午潮不爽諺云潮過夷亭出狀元宋末
 過之果出衛徑自嘉靖甲午以來不惟不過夷亭錢塘江
 邊或旬日不至時人謂之凍次潮宋末潮不至亦可知矣
 愚者曰八日夜五十營萬三千五百息一呼一吸脈且四
 至水當火烹百沸百止亦氣之上下也潮之應月月行有
 南北陸地異或不同耳暄日月為水精以月主潮者是也
 月之所臨則潮起為正攝月之對
 衝潮亦起為反攝月之氣從前順虛至對衝而極極而不
 能前則聚聚則盈故月之所在為一月月氣所聚又一月

也月與水如磁之吸鐵珀之拾芥月遶地而行潮亦遶地
 而行月行天一周潮循地一周是天地內無地不潮無刻
 不潮也朕氣不入則水不起故地之呼吸尾間泉源之轉
 變亦由是而起矣星亦與月類夏日無月之夜星辰自聚
 則地氣升而為露艸尾皆有露珠亦潮也而必以月為應
 者則月之氣大耳或云伐黃楊于無星之夜為枕不裂取
 其體本燥也所異者地有南北月有高下或空際為陽氣
 所隔或地中有閼塞而他徙故有不至氣行于大處則一
 躍而至行于末處遠處必連躍而後至而撤水碗者其此
 一撤之九瓦浮水面始則大躍繼則連躍以行遠而銳盡
 也至哉吾宓山師之以脉言潮也

水園○金幼孜北征記永樂征本雅失里至濶海灣遠望
 之其水中高如山近處若極卑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周千
 餘里幹雍臚胸七河注其中賜名玄冥池暄日地形園水
 附于地者亦當

圖凡江湖以及盆盎之水無不中高特人不覺耳。

沸珠泉○南城上塘寧氏田中有小池一泓泉自沙中滾出數百線直上胡文穆廣言坪下有沸珠泉愚按濟南金線泉亦朕爾雅曰漢大出尾下如濟南趵突泉河源星宿海同類沸珠金線則其細者也遼外有瀆沙泉。

山下出泉○金生水者金石同出于土金中亦石也石乃土骨生水。山脉隆起者陰行陽長堅則為石耳。暄曰山出泉乃石生水。如人身之骨節必通髓路也。中履曰南方泉多如匡廬絕頂皆有泉。北如太行太華必山腰以下乃有泉井則有十丈始得泉者。

水味不同○江水定清可比惠泉者以其淡也梧州冰井

水與惠泉同味梅雨水雪水味輕東坡云天落水炊飯白

米紅紅米白。詳前水論

烹水法○北水重于南水泉水重于江河水宜多一沸則

養人。中德曰凡烹苦泉數沸澄之再烹則味甘。水烹沸以溪中沫為末投之沸即止。

貯水洗水法○盛泉水宜載其小石一二甕須置陰庭覆

以沙石使承星露則英華不散羅廩曰梅水後不堪飲大

甕滿貯乘熱投伏龍肝一塊收泉水壞燒炭投之即如故

楫曰有洗水法。泉水壞汲江河水攪而洗之。久澄。泉重自歸下。江河水自浮上。先依原水之高下竅甕至此洩之所

存水倍甘于初。

澄水○贊寧云。阿膠澄濁不獨補血也。東阿井。濟水所澆。煎黑衛子皮成。以色綠易碎者為佳。凡水汚濁不堪。投以許于中即清。尋常定水。白礬赤豆杏仁雄黃石膏皆可。若池水渾濁。以瓶入糞。札之以箬。投水即清。又池中置牛骨。則水不涸。

試井○凡家井閉氣。秋夏中之殺人。先以雞毛投之直下。無憂迴舞而下。不可犯。當以醋數斗澆之。方可入。凡井水沸溢不可飲。于三十步內取青石一塊投之。即止。又平明

蜜

望氣所出。掘之得泉。或以燈懸坎中。亦辨水氣。地中多空隙。有風射掘者。當之病。暄日。此與潮下氣毒同為一類。今墓家及修築動土犯之。或病或死亦此故耳。惟常治者乃不畏。

水能駐顏○龍魚河圖曰。北海玄洲有玄澗水。如蜜味。服之長生。亞墨利加女子鼻旁有島出異泉。以日未出時。汲之浴面。百遭。老者復如童子。綠珠井在廣西博白縣雙角山下。生女。汲此水洗之。則豔。臨川銅山二泉。一沸一寒。五峰山下者。能潤人顏。中通曰。水煖者潤顏。長生洗豔。溢語耳。水益氣已疾。○金門記云。端午午時有雨。急伐竹竿。中必

有神水。漚取化痰定驚。可以起死。此猶八月取露。研砂。以墨點之。曰天灸也。集玄方用秋後霜。治瘡。呂氏書以乾薑。于霜時使受之。梅雨水滅癩。入醬易熟。而不可造酒醋。扁鵲飲上池。卽半天河水也。雨也。今綱目必以樹白中水當之乎。其以治瘟。正取其意。華佗傳以冷水灌八十氣。乃蒸出器。器乃火溫。牀臥而冷汗出。粉搗之。遂愈。徐嗣伯以冷水澆房伯玉百斛。背上彭彭有氣。益火鬱則發。發不極不反。冬月平旦陽氣在內。故令極則發。執徐顯載葛乾孫可久。治一傷寒。不得汗發。狂循河走。可久捧置水中。良久出。

之畏。以重蜃得汗解。亦此法也。人不能用此法者。未詳其理耳。邊外熟夷。每病則牽人水邊。以桶水潑之。卽此意。

治水開支河。○徐有貞張秋治水。或謂當濬一大溝。或謂

多開支河。乃以一甕竅方寸者一。又以一甕竅之方分者

七。竝實水。發竅竅十者。先竭。暄曰方寸一當方分百十先竭。利于大溝十餘倍矣。

水激成瀑。○唐書佛菴。當暑激水上屋。溜簷取涼。李文

達公賜遊西苑記。西南小山殿。倚之有洞。洞上石巖橫列

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涼散激射。飛薄濺灑。最爲

可玩。周密言乾淳中。納涼在翠寒堂。層巒寒瀑。飛空下注。

大池皆激引者。艾儒畧言多勒多城在山上作一器盤水直至山城。延平有水老爲一城人視水入廚管朽頻易開則水至塞則水止。崇禎壬午召大臣內死蔣八公記涵碧亭傍激水爲水碓過漩沔。○水之流緩則直急則曲。韋莊峽程記言急流有瀆有漩。緩棹隨漩乃得出。不與水爭。爭則舟埋水矣。佛經有云海中漩者謂之漩浪海。唐人云用蘆蓆稿鋪之物投漩。漩卽緩可出。若歸墟大漩。寬數百里者。或云不可聞聲聞聲則船不可救。外紀。諸尼利亞有海窖。潮盛時。窖汲其水而永不盈。潮退卽噴水如山高。當吸水時。人立其側衣

一沾水。人卽被吸。蘇州崑山有商洋潭。亦漩也。舟忌過此。安水土沔。○漢志敘土著。雖言習俗。實關風土。人移地久亦自變不自知也。古方適他方水土不服。以履底土水服之。狀在兩廣。地濕多蛇。惟吞豆腐。便北都燒煤。初至者亦豆腐解之。東壁土。大路土。黃土。冬灰。治療各別。天河水。東流水。逆流水。山泉。井花。屋雷。行潦。其性迥異。或取日蒸。或取火治。平村不得急流。則用甘爛干揚可也。二十四節。水味隨變。此氣候相感。又非疆域之限。

地洩。○冬收地洩以柔鐵入之。煖可截玉。地洩者溝水面

如油或作金色如銹水之類是也。

水寶○弘治中。回回入貢見山間居民汲處。必買此泉。民不信。猥云數十金卽予之。其令聞之。猥云三千金。守曰五千金。亦願納也。乃破山得一石泉。源出于其中。中曰數萬戶。俱可給足。名曰水寶。中履曰山陝少水處。富家作水櫃。數十里販水。或圍城乾柴。得此爲寶。

巳疾諸土○張茂先曰。三尺以上曰糞。三尺以下曰土。錢乙以黃土愈皇子之癰。瘰。張銳以黃土下吳少師之蟲疾。治內熱解藥毒。惟煮黃土爲至。使東壁土和胡粉治耳瘡。唇瘡。同礬治心痛。醋調治湯火瘡。孫思邈以刀畫地取土。

治蠹蝮溺瘡。撲灰者。以蒸熱土熨之。身面印文。醋調赤土。刺破塗之。萬畢云。東行馬蹄上。以三家井水和之。著臥人臍上。令臥不知起。南方沙土不效也。朕無事服之。土滯腸澹。不可不知。

土化物○錫入土卽爛。水晶埋之亦化爲水。香油罌盛入土。出之點燈無光。有神其說。撮灰土治百病。但分各種湯下之。以土能化物也。

地游地動也○尙書攷靈曜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則其中矣。賓

退錄言地恒動不止。如人在舟坐，舟行而人不覺。中通口穆先生

亦有地游之說。地中多空氣，行其中。各方小動，亦常事也。

重則地陷山移。每思張平子作銅龍地儀，以應地動。不知

何也。暄曰：地震屬陽氣，銅為陽氣所生，故相感。銅山崩落，鐘應其驗也。八方分之各從來處先應耳。

地中多空。○山之土石，日生日剝，人不見也。石之上拔者

下有根，根必中有空。如石山多洞，閩將樂、浙金華、粵七星

崑，皆是也。息壤墳起，亦地中火氣騰湧。地震者，內坪動也。

地陷者，出先奔起而後陷也。弘治辛酉元日地震，如雷，蓋

火氣激行于土中也。暄曰：移石飛山，皆以先有空隙。氣乃得負之而趨。

西北與東南之土異。○凡西北之土掘而復之，盈故坎。東

南之土掘而復之，必益土始足。北方立土，人多穴處，可知

其堅立土不可稍為其不停水也。橫土為宜。

洛無冰。○宋神宗問陸農師：洛何以不凍？對曰：聞有礬石。

容齋曰：凡溫泉下言有礬石，礬石數種。詳見溫泉條雪雹

冰霜皆陰氣之所結，而不成冰者，陰不純陰也。硫礬等物，

皆陽氣常行遇水而結者也。陽結故陰不結。

作冰法。○萬畢術有凝水石作冰法。陳看公言：以水晶煮

水入井得冰。智按：其理不必疑水石與水晶也。凡瓶水煮

之極沸，即墜入井底，則六月亦能成冰。冰在暑時以厚絮

暴之。雖置日不化。惟見風始化。

冰透碗外。○凡水不能透碗外。惟盛冰則碗外有細潤。金山中冷泉。能透錫器。積寒之氣也。以熱湯置漆案上。其下亦潤。以火爐置書冊上。其書冊乾而書冊之貼案者亦有氣潤。津津狀。此亦積熱之氣。可類推也。

鍼化雪剖冰。○以鍼插地。雪時遍滿。而此處獨化。試溫臍臍亦狀臍。以煖故雪化。鍼何煖耶。鍼滑而下耶。此方大雪則不驗。冰非鍼不剖。以文官菓汁塗刀。可切片。一云以薄餅裹水刀亦可切。

暑極生涼法。○以冰置手心。則舉體皆寒。弱人即心戰。故暑中有足心蹋冷成傷寒者。亦係人之強弱虛實也。中履熱時。以冰溼兩乳上。扇之則颯颯涼風。沁肤入腹。大快。

冰異。○松江楊扇湖。地煖不成冰。臥子言萬曆三十年冬。大風瞰之。若漫天雪。多紅燈蠕蠕。且視之。則冰山也。高五丈許。又武宗時霸州文安縣。一夕大風。河水忽冰。僵立。高起者二丈餘。凍成冰柱。中多空隙。濶數尺。以至于數十丈。沿河七八十里。皆狀。亡何。流寇至。男婦數十萬。盡匿其中。竟以免難。暄且陰氣攝起而陰氣結之。此恆理耳。狀陽為陰迫則死。故地煖燈紅。風甚而結。此與沸。

瓶入井。盛夏電飛。同爲一類。可互推。中德曰。孫豹人云。蘭州黃河。結冰以夜。其開也亦以夜。

風土。○馮時可言滇中。裘葛可無備。一雨便秋。夜則擁綿。惟永昌臨安夏間差熱耳。狀無日無風。春尤顛狂。凡風皆西南風。若東南風卽媒雨。大約正月半後至四月多風。舊志曰。雨師好黔。風伯好滇。冬日不短。望後至二十夜。月猶圓滿。僞唐張暨紀賈黃中談錄曰。夾河風性寒。故民多傷風。河洛東地。鹹水性冷。故食麥而無熱疾。滑臺風寒冷。士民陷附子如芋栗。愚者曰。市上水溫。深山水寒。而深山亦有水性熱者。中履曰。如杉關壽昌水熱。北方固寒。凡山之陽猶溫。閩越

冬溫。而徐渤記元庚寅大雪。荔枝盡死。敦公言緬甸近海甚熱。交趾六月正午時熱。夜間極涼。衣服如中國。非所謂披髮而以全幅圍身者也。馬觀瀛涯勝覽曰。葛蘭國諺云。半年有雨半年晴。七月小霽。八月望後大晴。三月又雨。周達觀真臘記曰。四時常如五六月。不識霜雪。半年有雨半年絕無。九月每日下雨。午後方下。猶此方之延山暴也。外紀印弟亞有加得山。中分南北。其南半自立夏以至秋分。無日不雨。反是則片雲不合。酷暑難堪。惟日有涼風解之。其風自巳至申。從海西來。自亥至寅。從陸東來。艸木異者。

不可勝數。海惟太平海淺。亘古今無大風浪。大西洋海極深。從大西洋至大明海。四十五度以南。其風常有定候。至四十五度以北。風則變亂。倏忽更二十四向。小西洋海潮極高大。至大浪山。風浪甚險。滿刺加則無風。而倏起里許之波。獨利未亞海近赤道下。常苦無風。天气酷熱。食物俱壞。諸海無冰。北海則冰。而堆成冰山矣。哥阿之地無雨。常晴。至三十六年。德墨多則多雨。北海雨少。夏月有雨。濕土而止。則遠日風高也。泥入多國無雨。亦無雲氣。但有泥祿河。一年一漲。亞大臘山之頂。終古晴明。無風。蓋其地獨高。而風微不覺也。雲雨皆在其下耳。

海市山市。○泰山之市。因霧而成。或月一見。嘗于霧中見城闕旌旗絃吹之聲。最爲奇。海市或以爲蜃氣。非也。張瑄星日。登州鎮城署後太平樓。其下卽海也。樓前對數島。海市之起。必由于此。每春秋之際。天色微陰。則見。頃刻變幻。鹿徵親見之。島下先湧白氣。狀如奔潮。河亭水榭。應目而具。可百餘間。文窗雕闌。無相類者。又一次則中島化爲蓮座。左島立竿縣幡。右島化爲平臺。稍焉三島連爲城堞。而幡爲赤熾。睢陽袁可立爲撫軍。時飲樓上。忽艨艟數十楊。

幡來各立介士。甲光曜日。朱旆蔽天。相顧錯愕。急罷酒。料理城守。而船將抵岸。忽然不見。乃知是海市。遯齋閒覽曰。湘潭方廣寺。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民舍影著壁上。張邦基言。在四明船局時。王瓌粹昭往昌國普陀山禱雨。言洞甚深。但聞水聲。上復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見數十步。菩薩現像于此中。余密禱之。見碧玉闌楯。又現紋如珊瑚。于深處見菩薩像。下身僧言。番賈來施而禱。或見淨瓶。或見瓔珞。或見橋梁。或無所覩。粹昭平生倔強。至是頗信。必山笑曰。又弱一箇焉。林景熙蜃說曰。漢志載。

海旁蜃氣象樓臺。初未信也。避寇海濱。僅報海中。忽湧數山。予登聚遠樓。見奇峰疊嶽。城郭臺榭。中有浮圖老子宮。詭異千狀。近晡而滅。筆談所紀。往往類此。噫。秦之阿房。楚之章華。魏之銅雀。陳之臨春。結綺。突兀。凌雲者。何限。運去代遷。蕩為焦土。浮埃是亦蜃也。暄曰。氣映而物見。霧氣自湧。即水氣上升也。水能照物。故其氣清明。上升者。亦能照物。氣變幻。則所照之形。亦變幻。暄曰。邑近南關內。有一小池。一日近晡。見有一騎。倒影西岸。水中北馳而過。此所謂空中一大鏡。水漚窗隙。則轉映之。小鏡也。地上人物。空中無時不有。特氣聚則顯耳。故下論山海都地。悉得見之。中通曰。空氣之攝影。自下而上。池水之攝影。自上而下。故影皆順。暄曰。倒影者。轉攝則順。故影皆順。暄曰。倒影者。轉攝則順。

陽燄水影旱浪。○燕趙齊魯之郊。奏夏間野望曠遠處。如江河白水盪漾。近之則復不見。土人稱爲陽燄。蓋真火之氣。望日上騰。而爲濕潤之水土所鬱。雷搖颺重蒸。故遠見其動莽蒼之色。得氣而凝厚。故又見其一片浩狀。如江河之流也。地出硝。山出硫。皆屬火化。磽瀉之原。冬寒生。其理亦同。若江南沮淖。則但見蒼莽。不見陽燄。而硝與硫與。皆不自此產矣。晉符堅載記曰。建元十七年。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則止。亦謂之地鏡。陸友仁曰。宋寶祐六年四月。常州晉陵之黃泥岸。亦有此異。相傳呼

爲旱浪。愚者曰。日中野馬。飛星燁狀者。陽燄之端也。奇者爲水影。旱浪實則凡光生燄。燄自屬陽。凡光似鏡。鏡能吸影。光與光吸。常見他處之影于此處。雲分衢路。日射回薄。其氣平者爲陽燄。旱浪其氣厚者爲山市海市矣。暄日乙酉十月嘗晨登高山見之。凡四望山腰以下。悉爲白浪所浸。莽若江河。久之乃隱。兆克曰。高山鋪雲海。常也。旱浪乃是白氣脂流。○北史屈茨州在龜茲國西北。大山中水如膏。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飴餠。甚臭。人齒髮落。服之再生。癩人服之亦愈。水經注高奴洧水。肥可狀。夢溪筆談曰。鄜延出石油。卽高奴縣脂水也。生于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

牛理小譜 卷之二
三三
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裹之，可採入缶中。張華言延壽縣南山有溝脂，始黃後黑，謂之石漆。方鎮編年錄謂之地脂。時珍以爲石腦油。一曰硫黃油。今雲南緬甸、廣之南雄皆有之高麗有火油。臨邛有井油。外紀：寡斯大山，孛露有泉如脂膏。人取燃燈，或作油漆用。凡井油火，以水澆之，愈熾。以地灰撲之，則滅。中德曰：王烈得石髓，以與嵇叔夜，成青石。亦此類乎。信坑水可接骨。繡水可以淬刀。皆水之有脂者。

煖谷溫泉地中陽氣所結分砂硫礬礬未確也。○山海經道州有煖谷。江浦志秦少游述天下溫泉十三處。陸友仁

言匡廬汝水。尉氏駱谷。驪山和州之惠濟。渝州之陳氏山居爲最。述征記曰：東萊罷出溫泉，恒沸。烏墜輒爛。安成紀云：宜陽鄉出溫泉。耒陽縣出溫泉。博物志云：不周雲川之水溫如湯。梁州記云：漢水南有溫泉。周圍數千步。冬夏常沸，可熟雞子。未至二十里，便望見白氣衝天。袁山松宜都山川記曰：銀山縣溫泉，夏纔煖，冬大熱。上常有霧氣，浴病卽愈。零陵縣記云：溫泉中有伏石分流，其陰寒，其陽沸。劉義慶幽明錄曰：艾縣輔山有溫冷二泉，熱煮雞豚，冷若冰雪。流數丈而合。又汜水北合婁山，鄧水之溫泉。至冬則煖。

隴水合雲水處有湯泉。投腥卽熱。有細赤魚游之卽始興。記之。溫泉赤魚也。沮陽城大翻小翻山有溫湯。下足便爛。不得言。言則愈熱。南陽宛縣有紫山湯谷。魯陽縣大和川。台溫泉水湯側有石。銘曰。皇女湯。武周縣有黃水。合火山水。有火井。火鼠。火井之旁有溫井。魏土地記曰。代桑乾城水北有溫湯。療疾。下洛城橋山下有溫泉。溷水。遼新城會。水熱可溲雞。魚腹之鹽水。與溫泉對注。汝寧商山有溫泉。南康郡志。遠公硃沙泉。詩曰。一峯高拂白雲邊。下有硃砂如火爍。已是氣蒸千里煖。如何澗石瀉溫泉。卽周景式。

所云主簿山之溫也。在黃龍山北麓。有二池。張勳吳錄曰。丹陽江乘縣湯泉六處。禽魚立爛。而煮豆穀終日不熟。筆乘亦載之。升菴言雲南溫泉甚多。而安寧無硫磺氣。後周王有銘曰。白礬上徹。丹砂下沉。可知溫泉以丹砂爲上。胡仔漁隱叢話。取黃山硃砂泉。春微紅。可茗。驪山是礬泉。郭青螺豫章詩話。言福州之溫泉。以溫田膏。稻廬陵太興新田二溫泉。分寧最熱。毛竹山泉則溫。臨川銅山二泉。一沸一寒。五峯山下者能潤人顏。今北京西山畫眉溫泉。大小湯凡三。而遵化縣北之溫。卽古稱徐無城東之溫。戚繼光

甃之。薊馬蘭峪溫泉最甘馨。天寧四溫。此其一耳。和州二溫。一無硫氣。智按卽陸友仁所云惠濟泉也。敝鄉溫泉出于石穴。天下處處有之。不能悉記。先儒曰。地中陽氣遇濕而結爲硫。雷火亦有硫氣。陽氣也。唐子西取硫置水。水不溫。以此駁之。熊三拔謂別無硃砂礬礬之別。金泥閣曰。西國有七十餘湯。各標主治。布那姑山皆硫。不聞泉湯也。蓋陰質陽氣爲湯。陽質陰氣爲燄。爲涼。湯泉以貯器。還涼。湯泉冷泉各煮沸。必同時。晉長明燈色青不熱。質存氣易。此其徵矣。暄曰。溫泉療冷。與硫同治。其不作硫氣者。有所隔別。如重湯煮物也。狀陽遇水而死。爲硫。水遇陽而

死爲礬。水火相切。互有所變。故礬可收硫毒。中通曰。陽氣聚而過。或出溫泉。或結硫。或爲火井。非硫來溫泉也。凡硫礬礬。皆陽氣爲溼。闕于土者。礬砒與銅。亦相因。礬則最烈于爛物。惟硫專顯其熱耳。硃砂與溫泉無與。

醴泉甘露有數說。本以甘而立名也。○九成宮醴泉銘。魏徵撰。歐陽詢書。開皇時以杖導之。有泉湧出。因名醴泉。彥遠跋曰。漢儒言地出醴泉。天降甘露爲瑞。則列子神漢之類也。爾雅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智按爾雅作甘雨時降。則以時雨爲醴泉。禹本紀言崑崙有醴泉。法死珠林言太山東有醴泉。亦非舍文嘉中候。所謂之醴泉也。九成宮之泉。猶山谷之題新喻醴泉耳。王仲任論衡因爾

雅禮泉爲甘雨。竝疑景星非著天之大星。得毋以上文景風爲景星乎。山海經沃搖山民飲甘露。呂覽言三危揭雲之露拾遺言崑崙甘露如丹。一統志雅州蒙山有甘露其凝如脂。其甘如飴。曰日膏。天油。神漿。言瑞應者名之也。度爾格國樹如橡栗。夜露凝爲蜜。食之極甘。杜鎬云。甘露非瑞也。艸木將枯精華頓發。謂之雀餒。建康實錄。陳末覆舟山蔣山松栢林。冬日嘗出木醴。後主以爲甘露。果瑞耶。王鞏曰。周章傳。元宰衡陽。甘露降松竹如珠。取一枝示貢父。貢父曰。爵餒也。飲之令人疾。都尉高懿。廳槐有甘露。鄭敬

曰。但樹汁耳。智按此厭瑞之說也。不礙爲藥。本艸甘露服之潤五臟。犬食國收露暴成甘露蜜。

砂異。○燉煌城南有沙丘。城太古時常自鳴。一名神沙山。其沙色黃。沙下有泉曰沙井。人登岸聞鼓角之聲。劉敬叔則云涼州沙丘覆師積尸。後有鼓角聲。販玉璞者言其砂可以碾玉。塞外多沙。謂之沙漠。有流沙。沙逐水流沈存中言有陷河。一失足人馬俱陷。望日落起暈則難行。一日沙海行者驅駝先行。以駝微知其處也。遼陽有沙泉。泉湧出其沙可磨寶石。度爾格國有沙海。沙乘大風如浪。行旅過

之常為所壓。秦西漏沙，色白，小圓如一。故以之代刻漏。杉關以北，細砂皆方稜而帶金晃之色。金幼孜北征記。封王佗號鳳凰山，有沙城海子，沙中穴即鼯鼠穴。沙有黃如金，白如玉。又有青黑者。全邊記曰：邊牆難修，忽狀沙起，則沙與城平。北方十日之內，必有一風，名黃沙大，甚者晝晦。北方風高，地燥，沙塵易起，不似南方。澤多地潤者也。鄧左之曰：章門飛沙，迴抱如堤，隔宿坎之，明日復滿。偶有下者，已復故處。雩都固石之砂，圖相傳異之，則異矣。愚者曰：知其故，則常矣。歐陽宗衡曰：固石距雩百餘里，溪中有洲，寬厥里許，周匝皆木石山屏之，中皆白砂平鋪，光潤

如砌玉。欲見圖者，隔宿禱之。其出也，鳥跡魚文，封例飛符。蜃閣海市，枯木寒鴉，無不畢具。錯綜變化，前後見者各出機軸，無有重複。其來無首，其去無尾，幻哉。隘曰：此如河凍瓦凌，恒有魚龍獅鳳及花草之形，皆風力所成者。世有其象，即有其氣。有其氣，即可以緣物而顯。中德曰：全邊略記是先祖賜環職方時所編。

立土橫土各有崖文。○河北多立土，人鑿洞以居，其崖上有紋者，削之而紋如故也。平陽府候馬驛，滄河兩岸石土上皆手跡，或掌或拳，若印削去之，其中復狀。薛文清公以崖層紋為陰陽之摩盪。陸子淵曰：實是水所漾耳。虛舟子曰：大同山中有骨，在山腰，上下五六十丈，皆石，惟中一帶四五丈高，皆觸髀脛節齟齬狀。關中山亦有之，豈上古

之水所漾耶。何人骨能久留至此耶。如武夷之仙蛻。豈似之而非耶。蓋土石自朕。有文有色。故各有肖。猶冰凌之成花鳥形也。

渾河鹵地有宜。寧夏漢唐渠利支溝用板壅泥而水過之鹵泄板下。故稻比江南上谷渾河入畿。柳慶亦有渾河。禹力溝洫。正所以收泄也。北塞風勁。紫土童狀。惟夏月發生。除松栢外。秋卽凋矣。故種植與南異。梁稷稽稻其宜耳。粵近海田。溜泥不用犁耙。五月乘桴播種。稻高秋剪。剪後潮大來。沃草乃燒。林以煎鹽。杜粵人記黃山不浮田泥上水浮土乘板播種與葑田異

占候類

占幾。易四道以尙占終。受命如嚮。精攝神變。至誠神明。醜酢佑之。非情識妄想之所能及也。遠公曰。易以感爲體。故無體。不因乎幾。無可言矣。平素窮盡至理。臨時觸幾而應之。鏡聽筵筮。其爲無心之符。一也。嚴君平。關子明。蓋深得聖人尙占之情者乎。揚邵張燧。本以明其故而應。幾因之。人心自靈。蔽于欲忿。因二以明失得之報。凡民十皆得五。何況通神明類萬物者。詎定以管郭驚奇耶。三式卦影。莫不本此。以術造賊。有之。故聖人藏諸易而不瀆告也。中履

牛王... 日不以通幾混質測詐以質測廢通幾乎。兩間之象無非類應配幾也。幽明之感無非常變順逆也。人事天道果二乎哉。聖人引觸不可思議。自非神明難信及此。

藏智于物。說卦傳類萬物于八卦。悟此幾乎禮運本天殺地舉五六十二之相旋。悟此幾乎以天盤加地盤而生克制化。隨變應節。易軌三式皆有經緯宇宙焉。常運經也。占以人歷其位者。緯也。焦熱沍寒。視歷此者何人耳。愚者嘗言以推移之宙。消貪心以規矩之宇。辨物則而一萬俱畢矣。去者已去。來者未來。今又逝也。負執何為。達人樂此而荒狂又竊之。故必明六合五破之宇。處處皆朕。乃知物

之則。即天之則。即心之則也。管子曰。宙合謂宙合宇也。灼朕宙輪于宇。則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春夏秋冬之旋輪。即列于五方之旁羅盤。而析幾類應。孰能逃哉。聖人不惡。願動藏智于物。故圖書象數。舉其端幾。而衍易以前民用。損益盈虛。推行變化。在其中矣。要不離乎統類配應之時位也。人人本具。愚夫取識。猶且不爽。況齋戒至誠。而叩神明靜正之士乎。故曰至誠如神。中通曰。宙輪宇中。此真破天心愈弱愈幻。而心所造之事。心所見之物。森朕不素也。自非格物之比量。豈享物格之現量哉。消心之言。止貴平。心平乃虛。虛乃明。乃能燭物之理。而不致物。不致物。則因物付物之物者所惑。亦不為掃物者所惑。果然不惑。則因物付物之

物理小哉

學

本空也。卦氣。太宮。洞極。元包。皇極。潘虛。蔡晴。以至太乙。用十六。象正三推八八。皆衍數之節度。而理自冥應者也。

貞悔。○章俊卿曰。貞悔自箕子發之。朱子以始終主客近遠言。按秦伯得蠱曰。貞風悔山。是以內外卦言。重耳筮貞屯悔豫。則以本卦之卦言。蓋屯蒙顛對。屯鼎望對。皆互為正變也。陸龜蒙曰。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游夏以威儀卜。故占者精誠而已。潛老夫曰。因二濟民。貞勝在中。觀玩何所非占。狀三兆八筮。正所以一其心也。中。適曰。凡兩端皆貞悔。皆消息也。世應飛伏。無非此幾。而貞勝則一也。

觸幾惟變所適。○左傳諸占多言之卦。岐疑決于目擊。此

不可言傳也。虞翻為權筮取荊州得節五曰。不出二日。程迥筮蠱曰。四則有獲。變兌毀斷乾首。當殺完顏亮。虛舟子為劉胤平筮。姤三日。殿元也。觸臀无耳。崇禎庚辰。石竺先生與老父占益三。曰。必赦而我不與。果因悼靈王大赦。而黃公先移北司矣。卜年如周。其厄如夏。謹識于此。

以數表幾而像亦類之。○緯書以斗占物以天綱類應也。熒惑主童謠非讖而何。王達曰。風雷在天無形。以乾位戌亥肖屬配之。故風像犬。雷像豕。雨坎像男。電巽像女。古之鹵簿神旗。皆繪畫云。元虞裕談撰曰。東方氣雷。南氣電。西

气虹。北气雲雨雪雹。中央气露。皆配位也。夢暉入懷。生子大貴。何異熊蛇。詩分牀瓦。日符畫氏房。月符畫昴畢。則氏房間有日星。昴畢間有月星。東西照也。相人形骨。內經見端矣。精者相其神。晁氏曰。小運本說。文空亡本史記。李虛中言。呂才稱本季主。而復譏勾絞祿馬。文山言五十一萬八千四百畢矣。一日止生十二人耶。十一曜出。文殊經。薛儀甫言。以最高占。土木同度爲限。亦以推命。愚謂黃帝運氣。五六交輪。卽是易圖。而叢辰日死。因之觸其類應。一瓦一石。皆以譏示。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雨占。○黃子發相雨書曰。以戊申日候。日欲入時。日上有冠雲。不論大小。四方黑者。大雨。青者。小雨。北斗中有雲。後五日雨。河中有雲。三枚相連。三日大雨。六甲日四方雲皆合者。卽雨。躍魚雲遊疾者。雨。諺云。雷多于戊巳丙丁日下。趙雲州云。凡遇戊午己未日。天必變雨。或亢壁宿直日。可免。吳諺。正月建三亥。湖田變成海。陸泳吳下田家志曰。初三月下有橫。初四暗。盤有月。交二十五日有雨。則主久雨。三月三日聽蝦蟆叫。驗湖水之高下。今俗皆倡神。以視所止爲驗。謂之打水。又諺曰。春雨甲子。乘船入市。夏雨甲子。

赤地千里。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飛雪千里。又云
戊午元同甲子期。始終七日最稀奇。七日多晴兩月燥。七
日多雨兩月泥。甲申雨。主米暴貴。春主五谷不收。夏主傷
田禾。秋主六畜死。冬。主人多病。方言云。甲申猶自可。乙酉
怕殺人。又壬子雨則久陰。又云。甲子豐年。丙子旱。戊子蝗
蟲。庚子亂。若逢壬子水滔滔。俱在正月上旬看。不怕正月
二十陰。只怕二十一日晴。三月三日晴。桑葉挂銀餅。六月
初三晴。山籐盡枯零。四月十六鳥漉漉。不論高低一齊熟。
四月廿八小分龍。是日若雨惡。乾風六月西風吹。遍草入
月無風。秕子稻重陽無雨。一冬晴。立冬之日尤分明。雷
露在十月裏。來年五月內有水。久晴視戊己。久雨視丙子。
夏壬子雨。牛食多腐。雨下六壬頭。低田可便休。愚者曰。此
數者與壬子水日占雨者同。豈有一日九州皆同下雨之
理。青田以此日望氣占之。氣在天。朕去地近。移數十百里
卽變其法。分五色五行之形。以黎明从高處望之。與日辰
相生。或相解。論理隔日陰晴。于日出入前察之。最驗。大率
春夏定驗。秋冬應稍遲。田家五行以多積而驗之。風雨故
自有候。其以甲子言者。理不出于盈虛而觸其端幾耳。所

請驗者。但十得五耳。邵子曰。聖人知九餘三。凡人知三闕

九。暄日。以各方之土地雲物。驗雨暘者。十應七八。以各方

之時。令晦朔。驗雨暘者。十應二二。以干支合者。不應也。

中通曰。風角詳後漢李尋。郎顛傳。後實本黃帝八風也。

介葛盧公治長管輅。皆能鳥占。此與干支諸例。同一觸幾。

惟相人堪輿。望氣。猶屬質測也。黑室辨絲。望氣。乃驗觸幾。

以誠而平時窮理。斷非苟狀。

南北方雨暘之異。○南方近日之度。火土之氣。時為太陽

暴炤。如人身熱。則汗液也。北方遠日。又春夏多風。致火土

之氣。疏越。故雨恒少。閩中春月恒雨。夏月日出。則酷暑。旋

復有雨。如滿刺伽國。處赤道下。四時皆裸。賴日日有雨。以

解其蘊隆。可見暘為雨之根也。互詳風土條。雨徵條。

歲候。○越絕書計倪對越王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禱。三歲

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繇有時。欽則決。

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天下六歲一禳。六歲一康。凡十二

歲一饑。從寅至未。陽也。陰且盡之歲。收五穀。以應陽之至

也。陽且盡之歲。發糶。以收野宅牛馬棺木。以應陰之至也。

此皆十倍次五倍。甲貨之戶桑。乙貨黍。丙貨赤豆。丁貨稻。

戊貨麥。己貨大豆。庚貨穰。辛貨菓。壬癸無貨。由此觀之。其

歲候之所自始乎。要亦盈虛消息之槩也。潛艸曰。四立分

至。占風方。雨候雲氣。此中節之幾乎。量日月影。非矣。雄雷

旱。雌雷水亦以初幾言之。東風生蟲，西風殺蟲。稻自發科，揚花後忌。

東風若南與西，不忌也。夏至後十日內，有一日北風，則蟲盡去。疾遲，稻又惡北風。諺曰：木畏東風，麥畏西風，棉花畏北。

栽忌東風。釀厭東風寒，則物堅也。芋喜東風，芋毒不擇也。

美艸則嬌。春西風無雨，東則雨，夏北風乃雨。夏發東風，秋間生蟲。清明喜晴，芒種宜

遲雨。八月朔雨，角田下熟。九月朔起，占來年穀。南風米貴。

重九尤關。十月霧曰沫露，相去二百五日。水至，冬至囊諸

種窖之。五十日取驗，多寡則知來歲所宜。此氣幾也。中元

翹籩除夕元旦之稱。水猶冬，至土炭也。徵諸物者，梅少實則穉少，杏花多則

宜。豆穀雨雨則多魚，上巳則占蛙聲，鵲鵲主水，檀葉定候。

鳳仙芒種前花，野薇立夏前花，藕夏。頰諺曰：黃鵠口禁喬

至前花，笋透林，鱸脊骨曲皆主水。麥斗，夏中候黃鵠不鳴。六月六日雨主蟲。清晨雨，虫生，則喬麥可廣種也。六月六日雨主蟲。清晨雨，虫生，則喬麥可廣種也。

田下午雨，薛荔果羸，劈開滿者年豐。東坡曰：益智候禾。海

虫生山，產益智花實皆長穗而分三節，觀其上中下節，以候早中晚之豐凶。鄭所南曰：瓊花占歲，猶

之師曠以先生占艸也。葵先生豐，葶藶苦，水藻惡。必山愚

者曰：自杜臺卿廣月令，而察物變，紀種采者二十四氣，咸

列程品，要而言之，分至八節，舉其槩耳。寔以物性之陰陽

應地上之寒暑，以太陽緯度為進退也。中通曰：冬春種植，二分移接，清明浸

稻種白露後種，麥萊此入節之準也。如元日浴蠶，連取，柏露二月采黃精，朮百合，醃鴨卵，勿過清明，傳胘蟹，諸二月

初三蠋蚶出海清明後種薑。社日治果木。驚蟄禁蟻。上庚納鯉。驚上巳造鮑母。采何首烏。煉松脂。寒食甯飲懸乾。四月采芫胡。稀蕪夏枯。烏頭。烏賊。過小滿少。青梅。過小滿黃籬。過小滿無絲葵。過小滿則長。芒種栽梔。插柵杉。端午收竹神水。桃柏葉。練葛。紅花。術。取鵲腦。豕首血。和雄黃。夏至取螻蛄。夜至者三伏造醬。餌硫。曝瓜菜種。六月六儲水。七夕采萍。收角蒿。八月脫果。包鶴膝。采大黃。九日占風。製木。種鶯粟。或曰中秋午種。乃生霜。後取漆。采桑葉。金櫻。凡藥以秋收者多。十月壅椒。種參耆。十一月種桑。取熊胆。冬至蒸牛苗。種附子。十二月伐木。不蛀。四月七月亦可。臘雪應蠟。收煉汁。插柳棉。此但隨節紀之。亦可前後地視日度。雨暘最切耳。王禹定梅。豈足拘乎。

物理小識卷之三

宓山愚者智集

宛平于藻慧男父重訂

人身類

鼻祖○朱隱老曰。人寐則目不用。次耳不用。鼻息則晝夜寤寐不息者也。浮山愚者曰。始生鼻與命門為小環。漸長而成。任督之環。故鼻獨直而有二孔。自為代錯也。十二經十五絡。三隧入奇。總應呼吸。如艸木之根葉。時時上下。歸塘崑頂。貫輸環輪。而無一息或間者也。平旦寸口百脉會焉。習莫察矣。聖人以亥巳之晝夜。知子午之晝夜。而與百

性同用卯酉之晝夜帝出乎震吾得夏時誰竝悟乎息者
消息休息自心生歿之幾也心息相依以入淡淡通晝夜
而知則遊卽大息也黃石堃先生疑萬三千五百息與易
策不合老父十五年得之蓋九洛之度符也六十四日大
周者也槩也中有盈虛

三隧○任督旋者宗氣也陰行脉者榮也陽行分肉之際
者衛也一呼行三寸吸如之五爲常六爲閏行陽周諸臟
行陰周諸臟各二十五度與五十度周脉相合而會于寅
行八百十丈循環無息者也馬蒔謂呼三吸一八會之氣

會于膻中行于上焦謂之宗氣榮言運也由中焦生太陰
主內衛言維也由下焦生太陽主外呼出心肺吸入腎肝
總言之也中通曰言出氣海有出無入而日受飲食胃氣亦長者也鼻吸上腦而胃中應之三隧之脉自應之記此以問神明者

二路○上下通止二路前則通于臟而藏精後則通于腑
而輸泄口二竅前曰喉肺管也會厭司開以言司閉以食
肺下連心心系腎肝肺此五臟滿而不寔者也後曰咽食
管也胃脘爲賁門入胃從幽門循小腸闌門接大腸及直
腸出魄門此六腑寔而不滿者也小腸泌別清濁闌門旁

為膀胱達前陰上管其下管即腎系也愚者曰口二竅上有鼻孔下二竅前後洩而前後有二竅也精屬腎而曰五臟藏精臟不泄而獨腎泄蓋小心焦火泄之也故曰口之合臟腑者脾胃也味養氣而言吐納也宗筋之合臟腑者腎精小心焦火藏用者也目之合臟腑者神于明也色通內外而心直受之幾也耳之合臟腑者神于暗也聲通內外而心旁受之幾也口出耳入言以風力鼻獨識氣上腦為近也唇以表脾而四肢合肝皮毛合肺骨則腎主之矣臟與臟交者心肺以在上也腑與腑合者胃大小腸在中

傳受也臟腑相合者肝膽脾胃之司左右也腎與膀胱則形不相通而氣相屬者也此不可以不知

中德曰膀胱無透求焉有下竅而聽氣之收放經口氣化則能出矣故肺氣無病則關門泌別依時中履日鼻之于目山澤通氣口之于耳雷風相薄

三部九候○兩額動脈太陽所行以候頭角氣上部天也兩頰動脈鼻孔兩旁近巨膠陽明所行以候口齒上部地也耳前動脈陷中少陽所行以候耳目之氣上部人也手太陽經渠以候肺中部天也手陽明大腸合骨以候胷中之氣中部地也手少陰神門以候心中部人也毛際外羊

矢下寸半陷中五里分臥取以候肝下部天也太谿以候
腎下部地也魚腹上直五里下箕門分沉取以候脾跗上
衝陽之分穴以候胃下部人也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
九野爲九藏神藏五形藏四也內經順三才以表舉其定
人皆在中

十二動脈○太淵在寸手太陰肺也陽谿在手合骨上手
陽明大腸也衝陽在跗足陽明胃也衝門在腹下前股溝
縫足太陰脾也陰郄在神門內手少陰心也天窗在喉旁
手太陽小腸也委中在脰宛足太陽膀胱也太谿在踝裏

旁足少陰腎也勞宮在掌心手厥陰心包絡也和髻在耳
與目之間手少陽三焦也懸鍾在外廉踝之上足少陽膽
也太衝在足大指上趺足厥陰肝也此以十二經循環言
兩太陰肺脾兩陽明大腸胃是溼土燥金相代錯以化用
也子隨母居土旺金盛故太陰爲臟位與陽明隔而氣相
合爲腑也兩少陰心腎兩太陽小腸膀胱是君火寒水代
錯以化用也火從水化水隨腎至故少陰爲臟位與太陽
隔而氣相合爲腑也兩厥陰心包肝兩少陽三焦膽是風
木相火代錯以化用也相火寄于肝腎膽者肝之腑心包

者腎之配。故厥陰為臟位與少陽隔而氣相合為腑也。一少陽二陽明三太陽。一厥陰二少陰三太陰。故少陽與厥陰陽明與少陰太陽與太陰相衝合也。少陽中見厥陰合矣。陽明與太陰合。太陽與少陰合。則時合也。陽明中見太陰言病生于溼土也。厥陰中見少陽言病乃相火為之。是從中也。心腎小腸膀胱水火互根。各隨見證而治。是從本從標也。少陽之病直治相火。太陰之病直治溼土。是從本也。風從火斷則汗之。燥與溼兼則下之。燥通大腑。溼利小水皆下也。肝膽三包心小皆火。脾胃腎肺大膀胱皆溼。十二

經有約幾焉。張璠診手而復診趺陽太谿。正謂三陽以胃

為主。三陰以腎為主也。中復目手足十二經循環。六氣表

裡別詳一圖。是老父獨悟者也。內經尺寸脈。○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

候肝。內以候筋。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

肺。內以候胃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直中。前以候前後以

候後。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

中事也。微論曰外以候陽。內以候陰。腎肝胃肺心皆近背

之陽。故從外取。腹高脾胸與膈中皆近腹之陰。故從內取

也。大小腸皆在下焦腹中。故候之尺裏樞要亦以左尺主

小腸膀胱前陰之病。右尺主大腸後陰之病。今脉訣乃以大小腸候之上部。限右尺候三焦。謬矣。狀愚者又有說。六表裏脉法。○尺寸六表裏。出于難經。故王叔和專于人迎寸口分三部九候。倘經所謂引而伸之。可于可萬者乎。寸難曰。假令心脉急甚者。肝邪干心也。心脉微急者。膽邪干小腸也。豈非岐伯從其位。越人脉經從其絡。互微巧取。亦何悖焉。

八奇經九道法。○二維主一身之表裏。以乾坤言也。陽由外踝上行衛分。陰由內踝上行榮分。二蹻起眼中。主一身左右之陰陽。以東西言也。足少陰太陽之別。脉分內外踝會目內眥者也。督循背。任循腹。衝夾臍。以南北言也。皆起于會陰。而三焦命門與督任衝相通。帶脉橫束腰。以六合言也。起季脇。足厥陰章門穴。足少陰當十四椎。屬帶脉維精寒熱。陰維病心痛。陽蹻之病陰緩陽急。陰蹻之病陽緩陰急。督病脊強而厥。任病結疝。聚衝病逆氣。裏急帶病腹滿腰寒。傷寒傳以足經。逆奇經也。李瀕湖以九道診尺寸。其理微矣。李士材曰。足六蹻已盡周身上。下之脉絡。而手經已在其內。左右分司之微。○內經曰。人迎者胃脉也。履安常因此辨

人迎在喉天窗上。狀如喉分左右。何礙于兩手之分左右乎。舊曰氣口候內傷以五藏之氣。必因胃氣而升肺也。人迎候外感以肝屬風木。外邪迎虛而入也。先祖廷尉公曰。岐伯云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肺太陰統氣。肝厥陰統血也。智按肝在前稍低而葉偏左。肺在後最高而葉偏右。人之元氣以火運。資胃氣升肝入肺而降。旋轉一身。晝夜五十營。肺朝百脉。平且會于寸口。止此太淵肺氣耳。因氣知血。因浮沉上下知陰陽也。臟之陰皆行手足之面。腑之陽皆行手足之背。脉在手足。則左為陽右為陰。一陽膽三焦。二

陽大腸胃。三陽小腸膀胱。腑屬人迎。一陰包絡肝。二陰心腎。三陰脾肺。臟屬氣口。故曰浮應皮毛者。膈也。沉應肌肉者。臟也。而心肺在上。亦以浮應。肝腎在下。亦以沉應。六脉皆和緩者。脾胃也。是謂平脉。此豈可泥滑訣乎。仲景曰。寸以候氣。尺以候血。槩幾尤簡。人迎氣口謂關前非寸前。小感于風內傷于食耳。命門中闕而腎分左右。○虞天民辨命門象門之中闕。何得分左為腎右為命門。虞說是也。狀分左右配六表裏。亦出難經。豈無故乎。愚者曰。天曜何故必旋乎。旋則左升而右降矣。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或南面視或北面視。

要之東升西降。則一圓也。腎本水而起與火俱。其降也火歸于焦。謂之腎。則言真水。謂之命門。則專指真火也。人身左為氣。右為血。兩寸口左人迎。右氣口。皆于不可分中而以幾析之。在人會通。詔容泥執。

膽最旋動。○內經曰。十一臟取決于膽。膽汁三合。附肝滋養。而與腎通。故恐傷膽。而即傷腎也。氣無有不旋轉者。而膽之旋動尤速。故墨家取猪膽化膠。醫取熊膽通積。真蠟國王欲資以為勇。則誤矣。指甲為肝血之餘。足以驗膽之大小。心定則膽定。以理勝之。此一幾也。
五臟不泄而腎泄。膽泄而膽不泄。

心用小心。○蘭臺秘典曰。膻中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合為十二臟。則配手厥陰之經。不在膻中乎。靈樞之敘經脈。雖有包絡而無膻中。狀其曰動則喜笑不休。正與喜樂出焉之句相合。夫喜笑屬火之司。則知其與心應也。獨膻中稱臣使者。對君之名也。愚者曰。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又曰。心包絡。又曰。小心。此與命門相火。同別安在。岐伯曰。鬲盲之中。上有父母。七節之旁。中有小心。楊上善註。太素曰。背脊二十一節。從下數第七節。兩腎夾焉。父母。氣海也。靈樞言十二原。以心包絡大陵穴為心之原。明真心不受邪。故

知手心主代君火也。縣珠言刺大陵曰瀉相火。小心之原也。心不言俞。是一徵也。虛舟子曰。心不用而用。小心為主知之乎。直中氣海。腎穴第五。正對心臟。而稍前出耳。故曰氣以火運。君以相用。焦起于下。而衛行三段也。由是決之三隧會于肺。且而周流無端。臟腑加心包。應三焦為十二。是兼三而兩之也。中五而交之也。四其三而六。爻表半焉。兩端一貫。猶不徵信耶。中通曰。無形火。寄心為君。若滿空光藏命運。焦為相。若油焰也。運氣藏府同一交幾。○五六為中數。參兩併為五。參兩乘為六。奇顯于偶。故五運旋六氣。而歷干支。則十二約為六。

故六十而周。蓋有天之運氣焉。有地之運氣焉。有人之運氣焉。各有常變。參而決之。仲淳直以為謬。則未詳其通理矣。五運篇云。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溼氣在中。火遊行其間。寒暑六入。故令虛而化生也。可悟火濕兩者。足統一切。而五行尊火動靜歸風。大氣舉之。水土持載。身心亦如是也。腎水而真火出焉。心火而真液生焉。人身以陽氣為主。故曰真陽統陰。陽貞夫一者。用相代錯。約為五六。參兩之幾。誰能慧狀。獨悟哉。

亢制○經曰亢則害。承乃制。王履曰造化不能無亢。亦不

能無制。五藏更相平也。不平則所不平勝之。五志相攝以情平情。貴知其故。因而自平矣。不恒其德則所勝來復。政恒其理則所勝同化。程子常舉之精神皆氣也。精是乃氣足而神足。若言統理則神運精氣道歸靜正。享其中節。妄動固病。距閉亦病。調御之法。可不知乎。

血養筋連之故。○主制羣微曰。人身溼熱而已。熱恒消濕。無以資養。則膚焦而身燬矣。故血者資養之料也。血以行脉。脉有總曰絡。絡從肝出者二。一上一下。各漸分小脉。至細微。凡內而臟腑。外而膚肉。無不貫串。莫定其數。脈之狀

似機。其順者因血勢而利導之。斜者留血。母退橫者送血。使進也。脈之力又能存血。不合敗壞。血合于痰乃克順流。合于膽乃免凝凍。合于體性之氣乃啟厥竅導之。通無閉塞也。從心出者亦有二大絡。一上一下。分細周身。悉與肝絡同。所不同者。彼行血存血。此專導引熱勢。及生養氣之路耳。心以呼吸進新氣。退舊氣。直合周身。脉與之應。少間不應。輒生寒熱諸症。醫者必從三部躍動之勢。揣知病源。蓋以此也。腦散動覺之氣。厥用在筋。第腦距身遠不及引筋以達百肢。復得頸節。脊髓連腦爲一。因徧及焉。腦之皮

分內外層。內柔而外堅。既以保存身氣。又以肇始諸筋。筋自腦出者六偶。獨一偶。於頸至胸下。垂胃口之前。餘悉存頂內。導氣于五官。或令之動。或令之覺。又從脊髓出筋三十偶。各有細脈。分無膚不及。其與膚接處。稍變似膚。始緣以引氣入膚。充滿周身。無弗達矣。筋之體。韌其裏皮。其表類于腦。以爲腦與周身連結之要約。卽心與肝所發之脈絡。亦肖其體。因以傳本體之情于周身。蓋心腦與肝三者。體有定限。必藉筋脈之勢。乃克與身相維相貫。以殫厥職。不則七尺之軀。彼三者何由營之。衛之。使生養動覺。各效靈哉。愚者曰。此論以肝心腦筋立論。是靈素所未發。故存以備引觸。

論骨肉之槩。○銅人骨度。以各人中指一節爲寸。兩乳間九寸半。可驗。朕曰。此衆人之骨度。則出格者有矣。主制羣。徵曰。首骨自額連于腦。其數八。上額之骨十有二。下則渾骨一焉。齒三十有二。膂三十有四。胸之上有刀骨焉。分爲三。肋之骨二十有四。起于膂。上十四環。至胸前。直接刀骨。所以護存心肺也。下十較短。不合其前。所以寬脾胃之居也。指之骨大指二。餘各三。手與足各二十有奇。諸骨各有

本向或縱入如釘或斜迎如鋸或合筍如匱或環扼如攢
種種不一。總期體之固動之順而已。論肉其數六百界有
奇。其形長短寬狹厚薄圓匾圭角渾異其勢各上下相併
或順或斜或橫或異。此皆各有本用而順本身多異之動
是其總向也。凡各骨之向約有四十。各肉約有七十。悉數之
則數萬也。以身之高言之。六倍者廣。十倍者厚。比于肘四
倍。比于二足六倍。比以手大指七十二倍。連餘四指比之
其倍也二十有四。而舒兩肘比之。縱與橫適等矣。面之長
運四指三量之下額至鼻孔一。鼻與額各二。額至額連四

指二量之。盡矣。其廣也。連四指四量之。鼻左右至眼之角
各一。又至兩耳亦各一。耳方主于看。下于唇。其相去也適
相等。身以內。若骨腸筋脉及肉界。其長短厚薄疏密堅柔
無弗稱者。中通曰。骨之節度。經絡血脈之節度。皆具律曆
之幾。有支有別。有交有會。若比例而條列之。當
有以資神解者。

身內三貴之論。○熱以爲生。血以爲養。氣以爲動。覺其在
身內。心。肝。腦。爲貴。而餘待命焉。血所由成。必賴食化。食先
歷齒。乃次歷胃釜。而粗細悉歸大絡矣。細者可以升。至所
腦成血。粗者爲滲。于此之際。存細分粗者。脾包收諸物。害

身之苦者膽吸藏未化者腎脾也。膽也腎也。雖皆成血之器。狀不如肝獨變結之。更生體性之氣。故肝貴也。心則成內熱與生養之氣。腦生細微動覺之氣。故並貴也。或問三貴之生氣如何。曰。肝以竅體內收。半變之糧。漸從本力。全變為血。而血之精分。更變為血露。所謂體性之氣也。此氣最細。能通百脈。啟百竅。引血周行遍體。又本血一分。出大絡入心。先入右竅。次移左竅。漸至細微。半變為露。所謂生養之氣也。是氣能引細血周身。以存原熱。又此露一二分。從大絡升入腦中。又變而愈細愈精。以為動覺之氣。乃令

五官四體動覺。得其分矣。浮山愚者曰。人之智愚。係腦之清濁。古語云。沐則心復。心復則圖反。以此推之。蓋其有故太素脉法亦以清濁定人靈蠢。而貴賤兼以骨應之。

身中類表。○古聖人之物物也。類之而已。靈樞經曰。赤色

小理者心小。粗理心大。五藏以色分無鬪鬻者心高。鬪鬻小短

舉者心下。鬪鬻長者心下堅。鬪鬻弱小以薄者心脆。鬪鬻

直下不舉者心端正。倚一方者偏傾也。反膺陷喉者肺高。

合腋張脇者肺下。好肩背者肺堅。廣背反駁者肝高。合脇

兔骹者肝下。揭唇者脾高。唇下縱者脾下。高耳者腎高。肺

應皮皮厚者大腸厚。心應脉。小腸應之。脾應肉。肉腠堅大者胃厚。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膽厚。色黑多紋者膽結也。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皮惡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惡。聞之師曰。形者精氣之所爲也。其槩如此。狀神寓于形。神足以變其形。故曰善自爲道者。無爲形役。形之所狀皆心之所有。故欲味者胃緩而舌縱也。不欲食者胃滿塞而舌辨也。欲色者腎氣隆也。老而好色衰者腎微也。善怒者肝邪也。敢事而橫作者膽衡也。難開以言者心內隱于肺中也。易恐以言者心下而外出也。操守不一。無守司者心

偏傾也。狂者陽邪盛也。少而狂老而衰者陽衰也。責此之由皆五藏之過矣。狀則我何爲乎。誰爲主乎。氣之淫者陰盛夢涉大水。陽盛夢火燔熯。陰陽俱盛則夢爭殺毀傷。上盛夢飛。下盛夢墮。甚饑夢取。甚飽夢食。肝氣盛夢怒。肺氣盛夢哭。心氣盛則夢善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體重不舉。脹氣盛則夢要脊。兩解不屬。短蟲多則夢聚衆。長蟲多則夢相擊。若邪氣客于心則夢見丘山煙火。客于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于肝則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于脹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于

膀胱則夢遊行。客于胃則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客于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客于膽則夢鬪訟。自剗。客于陰器則夢接內。客于項則夢斬首。客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池窳苑中。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于胞臆則夢洩便。以至事之所習皆狀。狀則至人無夢。果土由耶。抑所謂夢寤一如者乎。王符夢列論則為占而言也。

調火。○陳霽春曰。哀哉人也。火焚而灰。今以兩木相摩。久之得溫。久之得火。七情相摩。甚於兩木。陽火熾然。獨用五行。金始被傷。無以子水。木欺金弱。往而害土。齊荆相攻。宋

乃舉曹。造攻在火。受兵在金。二者為難。震於其鄰。失母不滋。害稜於子。受制自困。飛禍於土。載地之物。水土為常。土為元母。水為之祖。土之常制。居中以養。水之常制。居底潤化。二者大氣。大氣既弊。五行將息。火害已遍。初及其敵。既其反覆。適敗所托。奸臣滅國。恒自亡矣。夫五惡同事。得和乃處。內得其和。外得其平。和平理成。生乃雷止。和所以失。皆責其過。或過於外。或過於內。過於外者。六氣之入。與其飲食。入之不精。先投所家。木類入肝。金類合肺。一經受之。傳於餘經。間傳傳生。七傳傳克。傳生之類。母得毒味。以養

其子傳克之類。譬如虎被毒鏃。怒而拔木。盜賊已發。引連
怨家。傳生者輕。傳克者重。過內之事。獨於七情。與其思慮
大喜者。心系緩弛。心緩弛則氣解散。氣解散則心自傷。大
怒者。血騰溢。血騰溢則氣拱急。氣拱急則肝自傷。大憂者
志趣下。志趣下則氣閉塞。氣閉塞則肺自傷。大恐者。神失
處。神失處則氣掉動。氣掉動則腎自傷。多思者。引系急。則
氣來聚。氣來聚則心脾自傷。五者之來。思爲無已。撮緣外
象。取景爲實。以故爲經轉。而測變。喜怒憂懼。思皆與謀。多
智之物。常以思害。而閉距無思。又成良限之害。蘇子曰。思

之於人。微而無間也。怵惕思慮者。神傷。神傷則恐懼流淫
而不正。因悲哀動中者。則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渾散而
不藏。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
傷憚而不收。數者之來。皆害和平。與內與外。朋來狎至。此
生道所以危人者。非物之類也。物之生。天地之有也。人者
已之有也。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故立其君主。生道從
矣。是故謹其門戶。要其出入。迎其所可。卻其不可。利害居
先。情欲居後。而條理其中。寂歷不亂。心治者。身治矣。心治
者。國治矣。國治。治生所托者也。身治。治其托者也。此養生

之要道黃帝之所以百年居世去而上神也。

中通曰。人身水不勝火。一

說也。通謂骨肉血脉皆水也。而陽火運之。非水多火少耶。蓋少火能勝多水也。飲食生精血。即以生氣。可悟陰陽互根。陰奉陽而養陽者也。中履曰。舊云。理水性火。水靜火動。履謂性。彌水火。理綸動靜。當以中。勿條達。知極知節。論之。兆克曰。君火在上。相火與乎水而上行。是既濟也。火偏燥則剋水。水竭而火無所與藏。反以自害矣。

火與元氣說。○繆中淳曰。水為陰精。火為陽氣。陰陽和平。

少火生氣。則諸病不作矣。不善攝養。陰虧水涸。則火偏勝。

陰不足。則陽必湊之。是謂陽盛陰虛。亦曰壯火食氣。是知

火與氣一也。仙經謂藥即火。火即藥。譬水本寒流。過極則

凝而不流。為層冰矣。解則復常。非二物也。蓋平則為水火

既濟。當斯時也。火即真陽之元氣矣。及其偏也。則即陽氣

而為火也。始與元氣不兩立。而乖否矣。其論陽常有餘。陰

常不足。則丹溪之說也。陽生陰。則東垣之說也。合而觀之。

性命之理。亦可以見。

甲通曰。有形之火。水所克也。無形之火。乃水所生。

水火反。因人身尤切。○或問水火反。因可得詳乎。宓山愚

者曰。冷熱其本情也。乾溼其所就也。水內景。火外景。水有

體。火無體。火用之而多。水用之而少。皆相反也。實相因也。

乾與熱為火。乾與溼為土。溼與冷為水。溼與熱為氣。言其

蒸也。火燒冷水而熱。久之復冷。是陰無去來。以陽之去來。

爲去來矣。氣動皆火。氣凝皆水。凝積而流動不停。運其交藏何在。豈非土與空之爲用乎。火空則發。水附土行。然空中之氣皆水。土中之蒸皆火也。別而言之。五星具矣。而日月爲真水火。心肝脾肺腎配五行。而運行五藏六腑間者。何物乎。中通曰。趙氏恐人泥心火腎水。不求其故已也。故先天太極之真也。然彼又詎知五行本二而二卽一耶。又進而言之。兩間惟太陽爲火。而月五星皆屬水。人身骨肉血脉皆水。惟陽火運之。則煖煖氣去。則死矣。然五志皆火。惟一腎水。水常不能勝火。何也。蓋火之一分。足敵水之十分。豈可以平半爲稱乎。又

進而言之。精氣皆水也。神火也。又進而言之。神不離精氣。惟別而知之。斯貫而理之。精無人。神無我。致中和者。享之矣。陳希夷曰。坎乾水也。氣也。泉也。兌坤水也。形也。雨澤也。潤萬物者。蓋氣之液也。仲秋水始涸。甲冬水泉動。不可悟真水乎。命門小心爲三焦。周身之主。非真火乎。人生之緣。火一處不可推乎。

陰陽互根而析微。負陰抱陽而背陽腹陰。上陽下陰。而腎陽心陰。况手足各三陰陽乎。醫言氣陽血陰。而氣中有陰陽。心火腎水。而腎中有水火。丹溪謂陰常不足。正謂陰精。非泛指陰血也。張璠曰。寸以候氣。尺以候血。蓋陰精主血也。氣從上而旋。故寸候之。太淵肺部。氣統氣血。更何疑。

乎診視者不可泥一說之陰陽。尤不可執冒總一句而不
 攷細差別以互徵之也。六淫湊襲可以寒熱藥攻之。其元
 致病。即以水火之真調之。然不求其屬投之。不入先天水
 火同宮。火以水為主。水以火為原。故取之陰者。火中求水。
 其精不竭。取之陽者。水中尋火。其明不熄。經曰。諸寒之而
 熱者。取之陰。諸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王太
 僕註曰。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無水者
 壯水之主。以鎮陽光。無火者。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六味入
 味丸可
 推細分陰陽為五。而五各有五。約以水火言。陽火曰。陰火

燈。木火以坎水滋養。故火不外見。金中火如鑛山發光。土
 中火則蒸收生物。如硫礬其專結也。水中火則海火夜光
 類也。陽水為泉。陰水為澤。木揉汁水。金石生潤。汞其一類
 皆土中出也。龍火行雨。非火中水乎。人身肝火內熾。鬱悶
 煩躁。須以辛涼發達之。寒藥熱藥皆不可也。命門火衰。腎
 中寒甚。龍火無藏身之位。遊于上而不歸。故有上焦煩熱
 欬嗽。喉病等症。引之歸原可也。而治陰虛火衰者。乃執黃
 柏知母以寒之乎。咽喉如曲突。火炎若以水自上灌下。曲
 突立爆烈矣。惟竈床下以盆水映之。上
炎即熄。此上
 病療下之驗。燈宜膏油養之。入寒水則滅矣。惟六氣暑熱

可以寒涼解之。如河間所論。若爐中之火。乃炭土無焰之
 火。得木則烟。見濕則壞。須以炭培之。寔以溫保之。人身脾
 上中火。以甘溫養而自退矣。金火為肺火。毛孔如針刺巔
 頂。如火炎者。此肺金氣虛也。經曰。東方木實。因西方金虛
 也。補北方水。即已瀉南方火。此則通治五行之火矣。人之
 飲食入胃。命門之火。蒸腐水穀。其氣熏肺。肺通百脉。水精
 四布。上達皮毛。為汗。為涕。為唾。為津。下濡膀胱。為便。為溺。
 而血亦水也。以隨相火行。故其色紅。周而復始。此所謂火
 生水也。骨中之髓。則如鑛中汞。木中膏脂。則如足下有湧

泉穴。肩上有肩井穴。此暗水潛行之道也。其所以晝夜不

息者。以一元之乾氣耳。經曰。紀于水火。餘氣可知。中通曰。趙氏謂

脾胃中氣為後天。以東垣補中益氣湯主之。以腎命水火為先天。以仲景六味八味主之。太西以腦心肝立論。腦與情。一原也。以大道言之。精氣皆後天也。神。先天也。而理在其中矣。心藏身。身藏心。天無先後。誰悟此乎。

血氣自靈。○人肉自靈。不專恃心矣。故觸之即覺。有故先

此皆靈之在膚者。夫牛羊被殺。其角以耳就之。泔泔有聲。

然。魚猶嗜。縣其肉。無人而縱。見人即縮。殺鱗而縣其首。其

齒自生。豈有使之者乎。厝書曰。本於骨肉。緣起心性。性止

氣之事。氣但肉之事。物之相啖者。肉氣亦相制。精粗同理。

會窮之否影之於形翳光而如其餘者也鍼灸以取神工
或以起疾含沙而射短狐或以中人。是則去身之物尚亦
關身也耶。中通曰人物得天之靈氣以生。既生則靈氣充
貫體中心固靈毛膚血肉無往不靈。心特爲靈
氣之主耳。故過思則髮必開。大恐則毛必豎。父子之血自
相合。替人之鼻可辨金。他如屠豕豕肉移時而肉尚驚。斷
尾守宮身去而尾尚躍。可見一切皆心者。皆此靈氣也。

人身營魄變化。○人身小天地。四大升降生息。無刻有停。
無論臟腑之傳送。停泄。與風雨露雷相應。卽皮膚之間。一
小筋皆有爲而生。飲食所納。初化爲膏。再化爲精液。皆
藉真火。既鎔最粗。則後降。火必求妃妃乃在水。陰實則坎

者

離交。陰虛則陽欲騰。如天地之火。非藉水土壅合。以利民
生。則橫驚颺發。不可禦矣。至于我之靈臺。包括縣寓記憶
今古。安寘此者。果在何處。質而稽之。有生之後。資腦髓以
藏受也。髓清者。聰明易記。而易忘。若印版之摹字。髓濁者。
愚鈍難記。亦難忘。若堅石之鐫文。人身命根。奚託。在督之
脉。玄牝之門。與天地同。天地內外。莫載莫破。宰人身者。膚
骨內外。無歉無贏。而究竟莫測其何象也。謂之真宰。

毛髮。○鄭厚曰。髮屬心。火也。故上生鬚。屬腎。水也。故下生
眉。屬肝。木也。故側生。貴人勞心。故少髮。癩者。風感落木。故

先禿眉張仲景知王粲眉落是也。蠡海集曰：三魂七魄者，洛書三居東，七居西，東爲木，主藏魂，肝也；西爲金，主藏魄，肺也。目居上，上者動，天氣運于上也；口居下，下者動，地氣運于下也。人之毛，乃血之餘。三陽之毛，皆顯于首；太陽之毛，髮也；少陽之毛，眉也；陽明之毛，鬚也。太陽居上，少氣多血，少陽居中，少血，故眉自幼卽有而不能長，陽明居下，多氣多血，故既壯始有而亦能長，以是知緣血狀也。頰人無鬚者，蓋衝脉竝陽明行，月事以時，太使陽明之血不能充，所以鬚不生也。宦者傷其厥陰之絡，耗其陽明之血，元不足也。三陰之毛，皆潛于體。太陰指毛也，少陰腋毛也，皆少氣多血，故不能盛厥陰陰毛也。厥陰少氣多血，而獨能盛狀三陰之毛，幼皆無，既壯而後生。葉世傑艸木子云：精之榮以鬚，氣之榮以眉，血之榮以髮。

魄結。○雉經繩主顛狂。宋羅點聞見錄云：凡自雉經之地，下必有如熱炭者，日澗一日，速掘之，則禍止。此蓋如虎牙眼，兇爲白石也。

髮用。○生人髮緯車上，則迷亂不知所適。若掛果樹上，鳥不敢食，其實人棄髮合雞子黃煎，則化爲水，可療小兒驚。

熱熱瘡及鼻衄甚。燒髮未吹內鼻中。則止。人誤吞髮繞喉。自拔髮燒之。水服二銖。凡棄髮宜入膏藥。

洗垢法。○蒸浴發散最捷。狀陽弱之人傷氣。內經曰。煙垢落。賊風入。淡。此一理也。臍以下宜椒浴。足宜夜浴。最養人。面則日盥爽神。指甲內垢。以白梅與皂角洗之。漆在身手。洗不去。以油洗之。桐油黏手。稻艸末擦之。

緩筋法。○古云。書檉緩筋。木瓜能治腳氣。檉。木瓜也。今俗人見足麻。則一艸貼着上。凡人身上結筋。以木瓢三擊之。自散。中履曰。一心試淡。久而筋舒。狀心定。則氣血和。此理不可忽也。

忍溺法。○伽楠糖結末作膏。貼會陰穴。則溺不出。川椒紅與芩朮服久。則溺少。川椒口白。目如漆。兪。不兪者。閉氣復生。別症。吉刺重耐。以紅花。芩。胡椒。入麩釀者。醫渡數效。

白肌法。○安福。懈懈畜小唱。白席。其黑者。以糟浸之。葛洪曰。女苑三分。鉛丹一分。爲末。醋漿服。一。刀圭。日三服。三日大便黑。十八日面如漆。二十一日全白。年三十後不可服。名醫錄。宋醫治任氏女。效。老則無益矣。聖濟總錄。冬瓜竹刀。太皮。酒和水熬膏。夜塗面。自白。其瓜。練亦太。野。鬻斗門。方用白。蠶。黑。丑。末。爲。澡。豆。又。李。核。仁。和。雞。子。白。塗。面。太。

黠古采桃花合香盥醜取其意耳。因有上巳收桃花七夕收雞血塗面之說。中德曰晨摩掌熱以摩面有光彩驗。射影炙影。○柯古曰寶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張燈相人影知休咎不欲照水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爲此。蠖蝮短狐。踴影。蠱皆中人影爲害。近有人善炙人影治病者。愚者按南史張邵傳後徐文伯祖秋夫爲芻人以鍼鬼。又有薛伯宗徙癰疽爲氣封之。徙置柳樹上。異苑載王僕以水澆枯樹而鄭鮮之女孳遂愈。近日鍼炙人影者乃先以指藏毒藥向人痛處按之。狀後炙影則人膚上痛耳。

包絡三焦。○手中指陰陽也。痘疹中指先冷。十一藏用此包焦也。心系五臟則包絡五藏矣。三焦絡外關。胃院闌魄。可分三段。通身膜絡亦分三段。決瀆爲近膀胱射泄。因命火陰陽仰伏。○楮氏曰男面重女背重。溺歎驗之。走獸溺歎伏仰亦狀。

骨節中有涎。○人骨節中有涎。所以轉動滑利。中風則涎上潮咽喉裏響。以藥壓下。俛歸骨節可也。若吐其涎時。問快意。枯人手足縱活亦爲廢人。小兒驚風亦不可吐涎。驗傷法。○皇甫牧玉匣記。李處厚言驗傷以糟或灰湯薄。

之都無傷跡。若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尸，其跡必見。無骸尸，于舊停處布熱灰，作人形祀而散生豆其上，有傷處，豆自爆。

雷屍法。○李預服玉，其尸暑中不殞。黃金塞竅，亦不腐。灌瀕，瓊効。或以茶嚼瀕納鼻，亦可暑中不殞。漢書言汚辱呂雉刀，以水銀斂也。李露國有一拔爾撒摩樹，脂塗尸，千年不朽。確辨錄曰：有徒以坐脫販其師者，醜合婆律也。乾瀕納鼻而齏香熏為肉身者也。寡欲恬澹，氣盡而逝，心不係戀，煖從頂脫尸為遺蛻。久之自乾。小乘專致常狀，豈足怪。

乎骨剛者不壞，志凝精結有成塊，燒不壞者，此舍利子之所出來也。物理所曰：童男髮根可黏起，舍利乳香久留能生舍利。

驗妊。○物類志曰：將斧潛于妊牀下，斫之，必生男。試將斧于雌雞，欲卵時可驗也。舊有佩雄黃精衣冠照井之說，此亦與胎教同其意耳。無意中呼妊者回頭過戶限，視其左右，以知男女。孕婦食桑椹，復食鷄鴨蛋，子橫生。食薑子六指，在孕恒聞鷹鷂聲，生子不畏雷。未全曰：陰經方動而交，則子生髮白，肝枯，俗名社公，皆氣之不純焉耳。經曰：陰搏

陽別謂之有子。按尺內也。以左右辨男女。醫曰：心脈動如豆大，肝脈滑而兩尺甚者，胎也。命門旺為男胎，心動肝滑而兩尺弱者，別病也。

世傳老人子無影。○南史張元始及朝野僉載：曹大年卯言以此斷之。唐張鷟耳目記：柳州曹泰八十五生子，曰會，日中無影。曾年七十方卒。張孟奇言：今不驗，則遂有帷薄之疑。又言腎囊下觔，謂之影。智以為甚，言其精衰耳。老人亦有強于後生者，或曰一歲中其影彷彿，及長血氣自旺，則與人同。

氣感。○黎久曰：有處女孕者，其家訊掠百至，而卒無明驗也。或神交氣交，或精交。女國照井而孕，亦氣交之理乎。外紀：韃而鞞西，有女國曰亞瑪，作搦。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男輒殺之。

鼻息定時。○鼻中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道家所謂玉洞雙開是也。胚惟鼻祖命門為環，自心生於之，蓋詳前。

兒不啼不語。○兒生墮地不啼，擊木瓢，迫猶令叫，即啼。兒語遲，取鵲所蹋枝，鞭兒，即語。中通曰：俗稱不啼兒為悶寂生，有人呼其父名，父應，兒即

啼
止小兒夜啼法○井口邊艸安小兒臥薦下。止夜啼。又按
異術云截竹七節者一段。以紙書小兒八字。封其中。勿令
人知。置小兒臥處。則兒不啼。聖惠方云。懸鏡于牀足。則止
止兒驚法○扱劍倚戶。兒不夜驚。縣軒轅鏡。則無氛魔。
兒啼占○相兒經曰。初生聲連延相屬者。壽聲絕而揚。意
者不壽。啼聲散與淡者。不成人。

尸忌○禠俎曰。忌狗見屍。令有重喪。又云。送亡者不齋鏡
奩蓋。

救溺人法○華佗肘後方云。以灰覆溺人首上。灰溼復易
之。自活。又方。暴石灰納穀道中。水自出。

父子合血○父子滴血則合。南史孫洽宗滴血尋父尸。蕭
綜發東昏冢。刺血滴骨。又殺已子。試之。乃奔北魏。相思螺
即居子。石燕且相就。而况父子一氣。血不相就乎。綜止知
滴骨之法。而不知水中合血之法。故多殺一子。專房十年
篤者。滴血亦合。

大驚離魂○恐傷脈而心神走也。熊魚山直言拜廷杖時
愚省之西庫中。問當時作何狀。云身在空中。中下視一人受

杖。故小兒驚則失神。俗諺五月人蛻。若上屋見影。魂當去。古有祝由科。丹砂作符填心。正謂人心有不自知不自繇者。藉諸呪力加持。皆此故也。

生物貴真陽。○龍川別志。張安道攜醫入五局。觀見一道人曰。元氣重十六兩。漸老而耗。因出藥二丸。且以一試之。納汞一兩于銚盞。蓋之。札札有聲。以松脂三投。紫燄而藥成。少夫曰。是煉硫鉛所成。老宜補陽而已。仇池記。晉武時人墜洛洞。見龜服日炆。倣之不饑。後得出。今種用日暴火養。而頃刻開花。則藥作銀卵。而火養之。其爲用也明矣。

人異。○向稱穿冑飛首。大人小人。神異經言北海人長二千里。殆如稱修羅乎。若王莽時巨無霸。則見漢書者也。山海經小人國有犁醜之尸。神異經言鵠國人七寸。嘗畏鵠吞。西北荒人長一分。異苑載張仲師長尺二寸。東方朔知巨靈之類是也。王世懋二酉委譚言徐方伯時在甘州。張大參在涼州。破土得小棺二三尺。啟視須鬢老人。多紗帽紅袍者。衆喧狀。遂止。以祭文掩之。二君皆目擊可信人也。存而不論。寧獨六合外哉。馬觀曰。占城國有女人。目無瞳。夜寢。飛頭食人家小兒。則飛首之說。可類推也。外紀言一

種鬚眉畢具。特手指相連。如鳧爪。又喝蘭逢地。曾于海中獲一女人。與食亦食。亦肯為人役使。但不能言。其一身有肉皮下垂至地。如衣袍服者。中通曰。至于雌雄異類。有情無情之變。則綱目人貌一篇。悉矣。自顯而言。皆氣蒸之所造而化也。自微而言。皆意識之所造而化也。聖人知其故。而明其理。以化之。意識習氣用歸中正。一切物理皆不足以驚之。此所以動蹟而易簡也。

積想出神。○破色心論曰。實無而成。智證傳言晝夜念須曼那等。便夢與之從事。因悟一切諸法皆如是也。專氣致柔。久亦有出神事。不可不中通曰。心體本無也。隨習專而成。聖人知之。一見永不再見。惟與萬世混于常務而已。用曰思。尚相曰想。學以濟思。卽以泯想。中履曰。必官正。

人生通理。○語曰。北人包頭。南人束腰。泉漳人赤足。着屐而包頭。冬則

肚煖。夏則肚冷。聾者語闕。瘖者多笑。甚驚無唾。甚愧脫頤。縱樂神耗。犬恐精流。手甲自傷。忌水與露。以齒齧物。其瘡毒淡。頭垢搔燒。卻蜈以解毒也。拔鬢叩齒。勝鬼以壯神也。失毒以元氣靜正。而自解。神以不可知。而更壯。醫悟此乎。潛州曰。強弱本乎父母。仁智擴于教學。頤養因乎窮通。色脈關乎憂喜。日度既分。溫冷山川亦別。粗秀氣化之淖。天稟人習皆然。舉所不知。則駭。直告其故。反疑。人者天地之心。精義入神。利用安身。其最切也。醫貫三才。人子須知。易

徵節度。此身為要。

參同契○魏伯陽以易衍真丹正理。玄施黃包。匡廓載輻。紀綱鄴鄂。律曆應符。龍虎兩弦。流戾就巳。兌坤得朋。享其乾元。伏逆化幾。本冒如斯者也。陳抱一發揮一堅密身。名曰金丹。築基煉已。緣熟本忘。彼黃冶容成竊以炫媚耳。朱子曾註之。宓山愚者曰。兩折三番之火候。泯中用二之交。輪坎離濟化。大道固然。一鏤丸。一革囊。大小皆符者也。聖人與民當務而已。守尸鬼窟。大乘呵之。漢志老莊道家。神仙方技也。胡映日日。朱子卦變合列一圖。禱卦參同無不。妙叶。仙幡老莊。養生旃仙易。恠焉。卷之三終

